京剧汇编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十五集

梅玉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彙编

第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京剧彙編 第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4 7/16 ・ 字數：94,000
1957年7月第1版　195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7,800册

統一書号：10071・140　定价：（7）0.40元

前　　言

編輯"京剧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剧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剧傳統剧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剧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剧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剧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剧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曾搜集同一剧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别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删动。

京剧傳統剧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剧彙編"所收的剧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剧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剧彙編"成为京剧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梅 玉 配

程玉菁藏本

提 要

"梅玉配"故事，一說出于"留仙外史"；一說系北京实事。有四川举子徐廷梅赴京应試，中途其僕人挟資逃逸，徐疑僕迷路，遂投黃婆店中暫候。迄数日未至，徐至庙內求簽決疑。适吏部尚書苏旭之妹苏玉蓮随家人来庙降香。徐窃爱之，并尾行至庙門。女临行無意間失落詩帕一方，徐拾回反复展玩，思女甚苦。事被黃婆看破，見詩帕名款，知系苏府玉蓮之物。蓋黃婆兼卖珠花，时去苏府，故識玉蓮。徐央黃婆代通款曲，求允亲送詩帕，謀为一見。黃婆往見玉蓮。蓮憫其痴，允徐一見。时蓮已許婚周姓，約定備文定納采之期，徐扮作送采乞兒混入苏府。候人散时潛入玉蓮蘭房，送还詩帕。迨去，則重門尽掩，不复得出。又值蓮嫂来賀，蓮無奈乃將徐鎖于櫃中，不意竟無机会逃出。蓮每日供食，各持以礼。然蓮深慮事敗，終日焦愁，面現病容。嫂疑，暗窺其行。适徐出櫃进食，嫂闖入。徐、蓮乃历述經过，求嫂寬釋。嫂知二人清白自持，心窃敬爱，願成全其事。即召黃婆来，囑其乘夜將徐、蓮接走。并火焚蓮室，假报玉蓮被焚身死。适逢周家亦遣人来报其子病故，婚事遂罢。

徐入試，夺文魁，归拜主考苏旭。旭妻聞其名往窺之，果系櫃中徐生。故請黃婆及狀元夫人飲宴，遂促徐、蓮成礼，合家得欢聚焉。

原本有神仙狐鬼、陰陽果报等場子，事涉迷信，且与故事情节关系不大。剔除后，場子干净，更显得主題思想明确突出，故予删节。

第一場

〔苏文昶、薛增、徐秉文、張志上。"点絳唇"。〕

苏、薛
徐、張　位列樞机，待漏龙池，晨光熹，跪拜丹墀，

紫禁祥風喜。

苏文昶　（詩）巍巍架海紫金梁，

薛　增　　功勛昭著在边疆。

徐秉文　　簪纓世代人欽仰，

張　志　　聖主恩同日月長。

苏文昶　下官吏部尙書苏文昶。

薛　增　下官戶部尙書薛增。

徐秉文　下官太常寺正卿徐秉文。

張　志　下官兵部侍郎張志。

苏文昶　列位大人請了！

薛、徐
張　請了！

苏文昶　聖駕临朝，你我兩廂伺候！

薛、徐
張　請！

〔小吹打。〕

值　殿　（內白）朝參！

苏、薛
徐、張　臣等見駕，願吾皇万岁！

值　殿　（內白）平身！

苏、薛
徐、張　万万岁！

值　殿　(內白)聖上有旨：文武百官俱齐，有本早奏，無本退班哪！

苏文昶　臣吏部尙書苏文昶有本啓奏。

值　殿　(內白)奏来！

苏文昶　容奏！

〔牌子。值殿捧旨上。〕

值　殿　聖旨下。跪！

苏文昶　万岁！

值　殿　皇帝詔曰：今有吏部尙書苏文昶，当殿辞官，聖上垂念年迈老臣，准其告职还乡。外賜黃金千兩，擇日起程。旨意讀罢，望詔謝恩！（下）

苏文昶　万万岁！

值　殿　(內白)聖上有旨，宣苏旭上殿哪！

苏　旭　(內白)領旨。（上）

忠心扶社稷，赤胆报君恩。臣內府御史苏旭見駕，願吾皇万岁！

值　殿　(內白)苏旭听旨：汝父苏文昶告职还乡，所遺員缺，就命卿家子接父印，执掌吏部正堂。領旨下殿！

苏　旭　謝主龙恩！

值　殿　(內白)退班哪！

〔牌子。〕

薛、徐
張　恭喜大人告老还乡；又喜令郎职授此印，可喜可賀！

苏文昶　好說。托賴列位大人福庇！

薛、徐、張　豈敢。

苏文昶　列位大人！

薛、徐、張　大人！

苏文昶　小兒年幼無知，朝廷之事，还望列位大人指示！

薛、徐、張　豈敢。大人回府，我們备得酒筵，与老大人餞行。

苏文昶　多謝众位大人。我兒今授此职，須要一秉忠心，千万莫辜負聖恩才是！

苏　旭　謹遵严命。

苏、薛、徐、張　請！（尾声。同下）

第　二　場

〔徐廷梅上。〕

徐廷梅　（引）綠柳枝上子規啼，却正是，艳陽天气。

（詩）跋涉路途遙，

馳驅費辛劳。

餐風宿露苦，

何处覓阿嬌。

小生徐廷梅，字景云，乃四川重庆府人氏。不幸父母双亡，只身無倚，因此把家产尽行变卖，帶着銀兩上京求名，并訪求一門亲事。但愿此去功名上进，天賜良緣，方不負我平生之願也。这且不言。昨晚投宿旅店，今日須要早些起行。啊，徐佩哪里？

徐　佩　（內白）来了！（上）

（念）心急要赴京，

终日却懒行。
一心思美女，
少年欠老成。

相公，什么事？

徐廷梅　騾夫們可曾齐备？

徐　佩　俱已齐备。

徐廷梅　如此开發店帳，我們也好趲路。

徐　佩　是啦。騾夫們走上啊！

〔四騾夫上。〕

徐廷梅　帶馬趲行！

〔徐佩帶馬介。〕

徐廷梅　（唱）艳陽天气正当行，
观看水綠与山青。
思想故里家乡远，
馬上加鞭莫消停。

〔四騾夫領徐廷梅下。〕

徐　佩　哎呀慢着！想我徐佩自幼在徐府为奴，蒙故去員外安人待我甚好，不料公子改变心腸，把家产尽行变卖。原說上京求取功名，誰想他一路之上，眠花宿柳，耗費資財，何日是个了期。我有心拐騙了銀兩，逃回家乡，怎奈無处下手。嗳，有啦！等到得便之处，待我假裝肚疼，盜取銀兩，远走高飞，有何不可。就是这个主意。嘿，騾夫們！慢着点兒走，等等我呀！（下）

第　三　場

〔張如龙、李如虎、王惟礼、白到手、“水底魚”上。〕

張如龙　俺、張如龙。

李如虎　俺、李如虎。

王惟礼　俺、王惟礼。

白到手　俺、白到手。

張如龙　列位請了！

李、王、白　請了！

張如龙　我們这几日不曾做得买卖，手內空虛，如何是好？

李、王、白　看前面已是黃松坡，乃是往常州岔路，那里等候。

張如龙　言之有理。請哪！（同下）

第　四　場

〔四騾夫引徐廷梅、徐佩上。〕

徐廷梅　（唱）越过高山穿峻嶺，
　　　　崎嶇道路实难行。

徐　佩　哎呀，可了不得了！

徐廷梅　怎么样了？

徐　佩　肚子疼的厉害，我要出恭。

徐廷梅　如此，我們在前途等你便了。騾夫們慢慢趲行！
　　　　（唱）天有不測風雷雨，
　　　　人有旦夕禍福临。

〔徐廷梅与众騾夫同下。〕

徐　佩　且喜他們已去，我就逃回家乡便了。

〔"水底魚"，張如龙、李如虎、王惟礼、白到手上。〕

張、李、王、白　呔！留下买路金銀，放你过去！

徐　佩　哎呀，好汉爷爷饒命！

張、李
王、白　你这廝已經随着他們前去，为何独自轉来？

徐　佩　众位好汉有所不知，只因我們相公把件要紧的东西遺失在店，命我回去寻找，故此轉来。

張、李
王、白　滿口胡說！既是要紧东西，为何行了一日才得想起？不說实話。看刀！

徐　佩　慢着！我說，我說。

張、李
王、白　講！

徐　佩　我叫徐佩。我家相公徐廷梅。因他在外飄蕩，耗費資財，故此拐了他的銀兩，打算逃回家乡。話已說完，望求饒命！

張、李
王、白　看他倒是好人！

徐　佩　我本是好人。

張、李
王、白　打發回去罢！

徐　佩　快快打發我吧！

張、李
王、白　看刀！

〔众盜杀徐佩介。〕

張、李
王、白　且喜銀兩到手，大家分散了罢！（同下）

第　五　場

黃　婆　（內白）啊哈！（上）

（数板）我本窈窕女嬌娃，开設客店作生涯。房屋潔淨人喜訝也么嗏，煎炒烹炸我自夸、我自夸。

〔啞巴暗上。〕

(詩)自幼行業穿珠花，

时常串走富貴家。

不幸丈夫亡故早，

所生一子是啞巴。

老身、黃婆子便是。在这常州地面开了一座客店。自从老头子去世之后，是我一人独做生涯。买卖虽然兴旺，怎奈我母子孤苦伶仃，何日是了！閑話少說，做买卖要紧。啞巴！

啞　巴　啊吧，啊吧。

黃　婆　你看天也不早啦，到門口瞧瞧有投宿客人往里張罗点兒！

啞　巴　啊吧，啊吧。

〔黃婆下。〕

徐廷梅　(內白)趲行！

〔众騾夫引徐廷梅上。〕

徐廷梅　(唱)行来不覚日沉西，

四面炊烟出柴籬。

旅店就在咫尺地，

向前投宿莫延迟。

来此已是招商旅店，就在此投宿了罢！(下馬介。众騾夫下。)店家，里面可有潔淨房屋？

啞　巴　啊吧，啊吧。

徐廷梅　原来是个啞子。里面可有会說話的，喚一个出来！

啞　巴　啊吧，啊吧！

〔黃婆上。〕

黃　婆　来了，来了！怎么着，有客来了？待我来瞧瞧。喲！

原来是位相公。往里請！

徐廷梅　店媽媽，哪里潔净？

黄　婆　上房三間，再沒有那么干淨的啦！

徐廷梅　如此甚好。教他們將行李俱都搬进来罷！（下）

黄　婆　相公請进去罷，都交給我啦。哎，把式們，你們都随我来呀。啞巴，麻麻俐俐兒沏茶打臉水呀！

啞　巴　啊吧，啊吧。

〔黄婆与啞巴同下。徐廷梅上。〕

徐廷梅　（唱）一路劳乏精神倦，

独坐旅店甚凄然。

徐佩为何不見面？

心中輾轉不安然。

〔起更。黄婆上。〕

黄　婆　相公，飯可用飽了？

徐廷梅　足已够了。

黄　婆　用杯茶罷！

徐廷梅　放下。

黄　婆　請問相公貴姓高名，仙乡何处？

徐廷梅　小生徐廷梅，乃四川重庆府人氏。

黄　婆　原来是徐相公。失敬了！

徐廷梅　好說。

黄　婆　請問相公，上京是为求功名呀，还是为探亲哪？

徐廷梅　小生进京，一来为求取功名；二来是为訪求一門亲事。

黄　婆　喲！敢則相公还沒成家哪？

徐廷梅　正是。

黄　婆　不用着急，等我好好兒的給您說个美貌的小媳妇兒，

你看好不好？

徐廷梅　媽媽取笑了。

黃　婆　你的用人，为何落在后头了哪？

徐廷梅　因他腹中疼痛，故而落后。

黃　婆　哦，这就是了。

〔二更〕

黃　婆　喲，看天已經不早了，怎么还不見他来哪！我教啞巴到門口給你瞧瞧去罢。

徐廷梅　如此甚好。

黃　婆　那么您坐着，我叫他去。

徐廷梅　媽媽請便。

〔黃婆下。起三更。〕

徐廷梅　呀，看天时已交三更，徐佩还不到来，教我怎生放心也！

（唱）这事兒倒教我难以評論，

我却向何处里去問原因。

想必是他腹內疼痛难忍，

莫非他在途中遇了歹人。

〔黃婆上。〕

黃　婆　您瞧，这是怎么說，溜溜兒等了半夜，連个人影兒也沒有等了来。

徐廷梅　这便怎么处？

黃　婆　相公，依我說，您那兒先打个盹兒罢。

徐廷梅　教我如何睡得着呀！

黃　婆　相公不知，我們这兒有个乡風。

徐廷梅　有什么乡風啊？

黃　婆　四更不睡覚，要罰錢兩吊。

徐廷梅　媽媽又来取笑。

黃　婆　虽然取笑，总得睡覚。

徐廷梅　若不睡覚呢？

黃　婆　您若不睡覚，明兒个难上庙。

徐廷梅　上什么庙啊？

黃　婆　我告訴您說：离我們这兒二里之遥，有座娘娘庙，其神最是灵驗。明兒个四月初一日，正是开庙之期。相公何不到老娘娘駕前至至誠誠求一支聖签，你們那个管家的吉凶禍福，也就知道了。

徐廷梅　如此，待我明日前去求神便了。

黃　婆　夜已深了，大家都歇着罢。

徐廷梅　媽媽請便。正是：今夜心神不安宁，

黃　婆　明日求签見分明。

徐廷梅　未知聖意如何断，

黃　婆　一秉虔心自有灵。（同下）

第　六　場

〔叶老道上。〕

叶老道　（念）四月初一庙門开，

男女信士进香来。

买卖經营多热鬧，

来往不断鬧嗜嗜。

自家、娘娘庙住持叶老道便是，今当开庙之期，昨日有本城內苏府上差人到此，說是今日太夫人与小姐要来献旛还願。待我吩咐徒弟們把大殿、客堂俱都打扫打扫。正是：娘娘灵感催香火，一年到头餓不着。（下）

第 七 場

〔啞巴引徐廷梅上。〕

徐廷梅　（唱）只因徐佩無踪影，

　　一夜心中不安宁。

小生徐廷梅。只因从人徐佩，行在中途，忽然腹痛起来，故而落后。我在店中等了一夜，至今不見踪影，使我放心不下。昨聞店婆言道：本处有座娘娘庙十分灵驗。今当开庙之期，不免前去至誠禱告，求一聖签便了。啞子，帶路！

（唱）香燭紙馬安排定，

　　一秉虔心叩神灵。（同下）

第 八 場

〔牌子。众乡民上。〕

众乡民　列位請了！今乃娘娘庙聖会之期，大家前去燒香了願，一同前往！（牌子。下。）

第 九 場

院　子　（內白）閑人閃开，苏府夫人、小姐来了！

〔院子引苏夫人、苏玉蓮乘車上。〕

苏夫人　（唱）病愈身安精神爽，

苏玉蓮　（唱）母女虔心拜庙堂。

苏夫人　老身錢氏。只因身染疾病，女兒許下心願，在娘娘駕前供献宝旛。今当娘娘聖会之期，帶領女兒前来还願。家院！

院　子　有。

苏夫人　遵行！

院　子　是。

苏夫人　（唱）百花惟有杏花芳，

苏玉蓮　（唱）枝头吐秀嫩蕊香。

苏夫人　（唱）蝶恋鶯迷紅十里，

苏玉蓮　（唱）燕来桃謝好風光。

〔徐廷梅暗上。苏夫人、苏玉蓮、院子同下。〕

徐廷梅　妙哇！

（唱）一見佳人魂飄蕩，

似醉如痴無主張。

哎呀且住！看这女子真乃天姿国色，世間罕有。待我跟随一同进庙，飽看她一回，有何不可！

（唱）好似仙女从天降，

怎能与她配鸞凰。（下）

第　十　場

〔苏夫人、苏玉蓮同乘車上。下車進庙介。老道暗上。〕

苏夫人　（唱）移步来在佛殿上，

叩拜尊神寿無疆。

苏玉蓮　（唱）虔誠拜倒环珮响，

願神保佑老萱堂。

〔小吹打。苏夫人、苏玉蓮同燒香介。車夫下。老道持緣簿化緣介。〕

苏夫人　助香資十兩。

老　道　請到客堂。

〔苏夫人、苏玉蓮同下。众乡民、徐廷梅上。〕

徐廷梅　（唱）將身来在佛殿上，

祈神默佑显灵光。

来此已是佛殿，待我叩求灵签便了。尊神在上，弟子徐廷梅，因家人徐佩不知存亡，望娘娘指示呵！

〔牌子。求签介。老道看签介。〕

老　道　第二十一签，下下。相公請看！

徐廷梅　待我看来。生成下賤太不堪，丰衣足食不安然。皆因一朝良心变，命丧中途尸不全。

（唱）果然尊神多感应，

聖签决疑見分明。

善惡到头終必应，

蒼天察照不容情。

众乡民　我們拜謝尊神，回去罢。（下）

〔苏夫人、苏玉蓮、院子暗上。〕

院　子　夫人、小姐，天时不早了，請回去罢！

苏夫人　如此，車輛伺候！

院　子　是。（車夫上）

苏夫人　（唱）了却心願多欢暢，

日已沉西轉还乡。（上車介）

苏玉蓮　（唱）上得車来举目望，

〔徐廷梅暗看介。〕

苏玉蓮　（唱）聖境幽雅非寻常。

〔苏玉蓮丢下香帕介。苏夫人、苏玉蓮同乘車下。院子、老道随下。徐廷梅拾帕介。〕

徐廷梅　咦！看她們已去，小姐却將手帕遺落在此，莫非她心中有意于我不成？又不知她家住哪里。也罢！我今暫且回去，明日再細細的訪問便了。呀！我只顧在此窺探佳人，也不知这啞子他哪里去了。哎，不

要管他，且自回去，再做道理。

（唱）来意本为求神念，

誰想中途遇嬋娟。

徐佩之事無暇管，

且自回寓覓姻緣。（下）

第十一場

〔周仲書上。院子暗上。〕

周仲書　（引）一朝解职归乡井，甘退林泉得安宁。

（詩）宦途絕迹臥林泉，

不学淵明学浩然。

万頃田园犹未足，

一心只想賺銀錢。

老夫周仲書。夫人崔氏，所生一子，名喚琪芳。老夫曾任广平知府，今已罢职归家。想先年老夫在任之时，把召伯甘棠变了几棵搖錢树，將朝廷的府庫做了自己聚宝盆。詐取他人的資財，犹如探囊取物；用我自己的銀錢，好似海底撈針。所以家資十分丰厚。只是琪芳孩兒秉性淫邪，不务正道。我意与他討一門亲事，也好劝他收心。不免請安人出堂大家商議。来！

院　子　有。

周仲書　請安人、公子出堂！

院　子　請安人、公子出堂！（下）

〔周夫人、周琪芳同上。〕

周夫人　（念）檐前蝶舞鶯歌，竹徑花畦交錯。

周琪芳　（念）緣何織女漫停梭，春夜孤眠不乐。

周夫人　啊，員外！
周仲書　安人請坐。
周夫人　有坐。
周琪芳　爹，兒子大爷拜揖！
周仲書　畜生这等頑皮！
周琪芳　頑皮頑皮，独守孤幃，日伴黄犬，夜伴金鷄。
周仲書　你終日游蕩，秉性庸愚，如何是了！
周琪芳　請問爹媽，多早晚給我成家？
周仲書　嗐，畜生！
周琪芳　你瞧，無緣無故又駡人！
周夫人　員外喚我們出来，有何吩咐？
周仲書　我已差人去喚媒婆，打算与琪芳兒寻覓一門亲事，
　　　　不知安人意下如何？
周夫人　孩兒不务正業，早些与他定亲，也好劝他归正。
周仲書　嗐，安人哪！
　　　　（唱）我家富厚田园广，
　　　　　　生兒秉性甚乖張。
　　　　　　終日在外閑游蕩，
　　　　　　花街柳巷去宿娼。
周夫人　（唱）劝他收心把身养，
　　　　　　即早与他定妻房。
　　　　〔院子引赵媒婆上。〕
赵媒婆　（唱）款动金蓮朝前往，
周琪芳　（唱）一見媒婆喜欲狂。
赵媒婆　嘿，你要怎么着？
周琪芳　喲，你来了！
院　子　媒婆喚到。

周仲書　叫她进来！

院　子　員外喚你！

赵媒婆　員外、安人在上，媒婆子有礼啦。

周仲書
周夫人　不消。与媒婆看坐！

赵媒婆　告坐。員外、安人喚我到来，有何吩咐？

周仲書　因你大爷已長成人了，喚你到来，与他寻覓一門亲事。

赵媒婆　請示員外，要选什么样兒的人家兒才好哪？

周仲書　只要他家私丰厚，不論人才。

周琪芳　你那是放屁！

周仲書　胡說！

周琪芳　你怎么这么財迷！哎，媒婆子，我来告訴你，我們家里銀錢是有的。不論她家当貧富，只要她的小模样長的好看，大爷就要。

周仲書　眞眞的放屁！

周琪芳　那么，讓你淨要錢！

赵媒婆　回員外的話，眼前倒有一家兒，就是咱們城里苏宅，本是有名的宦家。他家有一位小姐名喚玉蓮，生得如花似玉。可不知她有了人家沒有。若是沒有，倒是門当戶对，一門子好亲戚。若与大爷說成此事，您哪，能难为的了我嗎！

周琪芳　决計难为不了你，我先給你磕头！

赵媒婆　喲，我的大爷，別折受我啦。請起罢！

周琪芳　应当的。老太太！

赵媒婆　大爷今年貴庚？

周琪芳　我是狗娘养的，雞屎生的。

赵媒婆　大爷是狗年养的，鷄时生的。对不对？

周琪芳　对了。我就是狗鷄六条腿。

周仲書　嗐！眞眞的放屁！媒婆前去提亲，說成此事，重礼相謝。

赵媒婆　員外容稟！

(唱)員外不必挂心上，

婚姻大事不可忙。

但願此事說停当，

周琪芳　(唱)你一定要喝我的冬瓜湯。

赵媒婆　我走了。

周仲書　送他出去！

〔周仲書、周夫人同下。〕

周琪芳　喂，媒婆子，你快快兒給我办到，别教我紧等着着急！

赵媒婆　是啦，交給我啦！（分下）

第十二場

〔黃婆上。〕

黃　婆　事不关心，关心則乱。我黃婆子。只因我店中住下一位相公，乃是四川人，箱籠物件頗为沉重。因他行在半道兒上失去从人，不知下落，故此我教他去往娘娘庙求签，問問那人的生死。誰知他到晚上回来，开發了騾夫的脚錢把他們就打發走了。店呢，也不教我开啦，不知是什么緣故？唔，有啦！待我今晚人靜之时，悄悄兒到他窗跟底下窺探他的行

藏便了。正是：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下）

第十三場

〔定更。徐廷梅上。〕

徐廷梅　（念）杜宇三更啼殘夢，

游人一片故园愁。

佳人哪得来相会，

时刻輾轉在心头。

小生徐廷梅。只因那日上庙求簽，遇見一位絕色女子，遺落了手帕，被我拾来，仔細一看，上有綉成詩句，方知是苏家小姐，名喚玉蓮。自我拾帕之后，不覺精神恍惚，寢食俱廢。天哪！怎能与苏小姐成其姻緣，方称我平生之願。只是她侯門似海，無路可通，教我好难过也！

（唱）一方綉帕相牽引，

苦念多情俏佳人。

輕盈体态風流品，

好似嫦娥降凡塵。

〔二更〕

徐廷梅　呀！听譙楼之上，已交二鼓，店婆必然安眠。我不免將罗帕取出一观，解解愁悶。

〔徐廷梅取出罗帕观看，接讀帕上詩句。〕

徐廷梅　（念）待字深閨十八秋，

好哇！

湘裙款款上瓊楼。

有趣！

蛾眉淡扫巫山雨，

繡成罗帕也解愁。

苏氏玉蓮。哎呀，我那嫡嫡亲人哪！

(唱)細看詩句眞聪敏，

堪羡嬌嬈女多情。

啊，小姐来了！

〔徐廷梅將帕搭椅背上，作揖。黃婆暗上窺探。〕

徐廷梅　小姐請坐啊！小姐这一向可好？我与小姐講話，你为何不言哪？

(唱)睹物思人情难禁，

你为何不念少年情！

黃　婆　(咳嗽)开門来！

徐廷梅　是哪个？

黃　婆　是我，店婆来了。

徐廷梅　半夜三更，到此何事？

黃　婆　我有話說。

徐廷梅　夜已深了，明日說吧！

黃　婆　白日我在这兒掉了一样东西，你不开門，我要打进去了！

徐廷梅　媽媽不要如此，待我来开。

〔黃婆进門左右望介。〕

徐廷梅　媽媽看些什么？

黃　婆　你方才自言自語的，什么小姐呀，又是什么手帕呀，又要成亲哪。你打算跟誰成亲，你別是瘋了吧？

徐廷梅　媽媽不要胡說。快快請出去罢！

黃　婆　你这游僧倒撞起住持来了。你教我往哪兒去呀？我看你近来可太不像啦！

徐廷梅　啊，我怎么太不像了哇？

黃　婆　怎么太不像了？从你由庙上回来，把騾夫們都打發走了，剩下你一个人兒，住在我这兒，又不教我挂幌子，又不教我住别的客人。这也罢了，近来你也不吃也不喝，將来教我怎么給你开这笔帳啊？

徐廷梅　媽媽不必性急，將来我临行之时，自然要多把銀錢与你。

黃　婆　着啊！这个話倒还有点可听。相公，并非是我心急，看你年輕輕的一个人出外，又沒个同伴兒的人，倘若有个灾兒病兒，那可不是玩兒的！你有什么心事，对我說来，替你分解分解，也是好的。

徐廷梅　我沒有什么心事，媽媽不要多疑。

黃　婆　你不用瞞我，方才我都看見了。

徐廷梅　媽媽看見什么？

黃　婆　我方才看見你拿着一塊手帕子，自言自語的，又是什么乖乖宝貝。你又不瘋不傻，到底什么緣故哪？

徐廷梅　媽媽不要胡說，快快回房去吧！

黃　婆　你不用攆我，你把心事說出来，或者我能替你办办，也未可知。你一定要悶在心里，倘若悶出个好歹兒来，你的箱籠是沉重的，外人不知底里，必說是我开店的圖財害命，那我可担不起呀！你一定不說实話，也沒法子，你只好挪到别处住，我这兒可不敢留你。我虽沒有身家，还有性命哪，你要想想！

徐廷梅　哎呀且住！料想此事也瞞不过她了。也罢，待我实說了罢！

黃　婆　嗳，实說了吧！

徐廷梅　只因那日上庙求签，遇見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遺落手帕一方，被我拾来，不由我朝思暮想，廢寢

忘食，故而睹物思人。

黄　婆　如何，我說必有緣故不是！敢則是你看上人家小姐了。唔，若論这个事，我可办得了！

徐廷梅　只怕未必。

黄　婆　哼！你瞧不起我是不是？我告訴你說吧：我自幼穿珠花为業，慣走富貴之家，所有本处这些大宅門子，沒有我不認識的。你先把手帕子拿来，我瞧瞧，然后再想主意，替你办事。

徐廷梅　如此，媽媽請看。

黄　婆　拿来。

徐廷梅　千万不要沾污了！

黄　婆　哎喲，你太小心了。啊，眞是噴鼻兒香，敢則上头还綉着字哪。相公，这帕子上，必有本人的姓名吧？

徐廷梅　有。此女姓苏，名叫玉蓮。

黄　婆　哦，玉蓮小姐，那我知道。

徐廷梅　哦，媽媽知道？你就快快告訴我呀！

黄　婆　你別赶罗我！等我慢慢說。

徐廷梅　快些講来！

黄　婆　这苏家就在城内居住。他家太老爷做过吏部天官，現今告老在家。太夫人錢氏，所生一位公子，一位小姐。公子名喚苏旭，現任吏部尚書。这位小姐名喚玉蓮，眞是美貌無双。家中的事务都是少夫人执掌。合府中上上下下，沒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这件事情要办，倒容易的很哪！

徐廷梅　如此，就煩媽媽前去，說成此事，百金相謝。

黄　婆　你先別拿銀子晃我。我来告訴你：这手帕虽是小姐遺落，还不知她是有意呀还是無心。我明日去到苏

府，以給少夫人請安为名，暗自探探小姐口話。她若有意与你手帕呢，那可就好办啦；若是她無意遺失，被你撿去，还要暗定私約，敗坏人家門庭，那可使不得！再者，少夫人治家有方，小姐謹守閨訓，人家千金之体，豈肯与你私訂姻盟？你想想，大概沒有这件事吧！

徐廷梅　如此說来，这便怎么处？

黃　婆　你可說怎么办哪？

徐廷梅　也罢。媽媽明日前去探問消息，她若有心，媽媽务必成全此事；她若無意于我，我也不敢强求。只要与她相見一面，送还手帕，我便甘心。还望媽媽周全此事，小生感恩非淺！

黃　婆　如此，待我明日前去提亲，若亲事有成便罢……

徐廷梅　倘若不成呢？

黃　婆　如若不成，我必好好兒想个法子，教你們倆人相見一面，也就完啦。

徐廷梅　如此，全仗媽媽費心，明日务必早些前去！

黃　婆　知道了！

（唱）袖內机关安排定，

徐廷梅　（唱）准备前去会佳人。（同下）

第十四場

〔院子上。〕

院　子　出入朱門下，小心不辞劳。我苏府的院子便是。只因我家小姐，許配城外周員外的公子，擇定本月十七日通信。奉少夫人之命，寻找黃婆穿珠点翠，就此前往。

〔黃婆內嗽介。〕

院　子　話犹未了，黃婆来也！

〔黃婆上。〕

黃　婆　只为罗帕事，前来探消息。

院　子　啊，黃婆来了！

黃　婆　喲，原来是苏大叔。您往哪兒去？

院　子　奉少夫人之命，前来寻你。

黃　婆　喲，这倒巧啦。少夫人找我什么事呀？

院　子　只因小姐有了人家，少夫人教你前去穿珠点翠。

黃　婆　怎么着，小姐有了人家了？

院　子　正是。

黃　婆　喲，不知把小姐給了个什么人家兒啊？

院　子　就是城外周員外的公子。

黃　婆　哦，莫非就是那周琪芳嗎？

院　子　是的。

黃　婆　啨，这是怎么說的！拿着这么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小姐，怎么給了那么一个歪七扭八的东西！

院　子　哎，不要胡說。

黃　婆　喲，到啦。

院　子　随我进来。有請少夫人！

〔二丫环引韓翠珠上。〕

韓翠珠　什么事？

院　子　黃婆喚到。

韓翠珠　你且廻避。

〔院子下。〕

韓翠珠　来，丫头喚她进来！

丫　环　是。黃婆哪！

黃　婆　在这兒哪。姑娘好哇？

丫　环　好哇。少夫人叫你哪！

黃　婆　来了。少夫人在上，我婆子这兒有禮啦！

韓翠珠　罢啦。

黃　婆　我到太老爷、太夫人面前請請安。

韓翠珠　得了，不用多禮啦。都在佛堂里上香念佛哪。

黃　婆　那么，回头少夫人替我說到了。

韓翠珠　我替你說就是啦。

黃　婆　少夫人这一向身体好啊？

韓翠珠　好哇。你的生意好啊？

黃　婆　托您的福呀。少夫人喚婆子到来，有何吩咐哪？

韓翠珠　喚你到来不为別事，只因小姐已經許配人家兒了，命你穿几枝时兴点翠珠花，可要穿得好好兒的！

黃　婆　是啦，交給我啦。請示少夫人几时要用啊？

韓翠珠　大概不过中秋。

黃　婆　多喒过禮呀？

韓翠珠　擇定本月十七日。

黃　婆　今兒到初九了，我赶紧的穿就是啦。可是，啊，我得到小姐房里看看去。

韓翠珠　去便去，在小姐面前好話多說，不要胡言乱語的！

黃　婆　是了，我知道。

〔院子上。〕

院　子　啓少夫人：今有外边送来利息，請少夫人前去算帳。

韓翠珠　是了，我就来。

〔韓翠珠、二丫环、院子分下。黃婆"挖門"。〕

黃　婆　小姐房中有人么？

〔連庆、連香上。〕

連 庆香 什么人？

黃 婆 是我呀。

連 庆香 喲，黃婆来了？

黃 婆 小姐在房里哪？

連 庆香 在屋里哪，等我給你言語声兒。有請小姐！

〔苏玉蓮上。〕

苏玉蓮 梳妝才完畢，款步出帘幃。

黃 婆 小姐在上，婆子有禮。

苏玉蓮 丫环，看座！

黃 婆 告坐。小姐一向可好？

苏玉蓮 好。你是几时来的？

黃 婆 我早就来啦，在东院里跟少夫人說了半天話兒。可是的，这半天我連口水也沒喝，劳姐姐們的駕，倒碗茶来我喝。

〔連庆、連香下。黃婆关門介。〕

黃 婆 待我来关上点兒門。

苏玉蓮 黃婆为何將門关閉了？

黃 婆 有句背人的話兒。

苏玉蓮 有什么背人的言語，快些說来！

黃 婆 小姐呀！

(唱)我今說出隐情事，

只恐小姐你心內惊。

苏玉蓮 我为何心惊啊？

黃 婆 請問小姐：你的亲事，是何人主婚呀？

苏玉蓮 是老爷、夫人作主。

黃 婆 小姐，你聪明一世，蒙懂一时。你現今鬧出一件大事

来了，你还裝沒事人兒哪！

苏玉蓮　啊，我鬧了什么事呀？

黃　婆　小姐呀！

（唱）既是終身已受聘，

为何私自定良姻？

苏玉蓮　你滿口胡說！这私定良姻，从何說起？

黃　婆　从何說起呀，你害的那人命在旦夕了！

（唱）他为你看看要丧命，

你不該失信負前姻。

苏玉蓮　呸！大胆的黃婆，你敢毀謗閨門幼女，稟告老爷知道，教你吃罪不起。

（唱）胆大賤輩太欺心，

誣造誹言乱胡云。

黃　婆　我倒誣造誹言了！你自己做的事，你还跟我嘴硬哪！

苏玉蓮　我做了什么事呀？

黃　婆　小姐呀！

（唱）相贈表記將人引，

把柄現在我手中存。

苏玉蓮　有什么把柄，拿来我看！

黃　婆　你看，这是誰的东西呀？

（唱）香罗手帕誰人贈，

快快对我吐实情。

苏玉蓮　哎呀，忤煞我也！

（唱）手帕为何無踪影？

蹊蹺之事令人惊！

啊，黃婆，我对你說，此帕原是我的，数日以前，不知怎生失落。各处寻找，不見踪影，不知被何人

拾去。怎生得到你手？你要細細講来！

黃　婆　小姐你且坐下，待我說給你听：只因我們店里住了一位相公，本是四川人，要上京赶考，因在本处娘娘庙进香，得遇小姐，你却將手帕特意的遺落与他。对不对？

苏玉蓮　休得胡說！我哪有此心？

黃　婆　你虽無心，他却有意。从他得帕之后，朝思暮想，廢寢忘食。他那条小命兒，看看可就要不保了！

苏玉蓮　这是哪里說起！

黃　婆　我告訴小姐說：他原是个外乡人兒，箱籠又沉重，倘若他病出好歹兒来，知道的呢，他害相思病而亡；不知道的，說是我圖財害了命了。小姐請想，这人命关天的，我担得起嗎？

苏玉蓮　依你便怎样？

黃　婆　依我，一点也不难。那相公只求当面奉还手帕，即刻起行，免得大家遭这一場凶事。你想好不好啊？

苏玉蓮　住了！我乃宦門小姐，焉能与外人相見！此事断断使不得。

黃　婆　你說使不得不是？可我也說使不得。这帕子是你的，又不是我的。他若死在我店里，少不得要报官，那我肯說我害死的嗎！自然就要勾出手帕的隐情来了。自古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那时鬧到当官，他管你什么千金啦，小姐啦，只恐靛缸里可就拉不出白布来了！

苏玉蓮　哎呀天哪！我本是無心失了手帕，反道我有私情，豈不冤煞人也！哎呀，我好苦啊！

黃　婆　我看这个事兒，也沒有什么甜头兒。依我說，还是

得想个法子見他一面才好。不然他死了，大家都不得干淨。你再想想！

苏玉蓮　嗐，罢了啊！

（唱）苦苦逼我情难禁，
　　只得应允会他人。

黃　婆　小姐你倒是应不应啊？

苏玉蓮　应便应了，只是無計与他人相見。

黃　婆　这个容易，明天我把他帶来，你們倆人就見面啦。

苏玉蓮　这如何使得？

黃　婆　唔，不像人話。我再想想。唔，有了，方才少夫人說擇定本月十七日过礼，我教徐生假扮抬礼花子模样，混进府来，你二人見面，將手帕要回，即刻打發他出去。豈不兩全其美！

苏玉蓮　此計甚好。千万不可走漏消息！

黃　婆　小姐放心吧。我走啦。

苏玉蓮　（念）奴本無心失罗帕。（欲下）

黃　婆　（念）他却有意恋伊家。小姐請轉！

苏玉蓮　何事？

黃　婆　徐生混进府来，他知道哪是小姐的綉房，混走乱撞，他再走到别的屋里，那个乱子可就更大了！

苏玉蓮　依你之見？

黃　婆　依我之見，小姐必須留个暗記才好。

苏玉蓮　哦！有了，我这里有紅綾一塊剪成兩段，一段与他帶去，一段粘在綉房前，教他認此紅綾为記。

黃　婆　如此甚好，你就快快剪来。

苏玉蓮　嗐，不想我如今受此逼迫也！（剪紅綾介）

（唱）誰想無心惹牵挂，

黄　婆　(唱)他日見面事無差。

小姐我走啦。

苏玉蓮　拿去吧。

〔黄婆下。〕

苏玉蓮　嗐，这是哪里說起！(下)

第十五場

〔周宅院子上。〕

院　子　有福之人人服侍，無福之人服侍人。我周宅院子便是。只因我家公子定下亲事，今乃过礼之期，礼物俱已齐备，这时候还不見抬夫們到来。

〔書童上。〕

書　童　跑了一身汗，只为要挣錢。老爷子，我这兒有礼啦！

院　子　罢了。人夫可都齐备？

書　童　都齐备啦。嘿，老哥們快来呀！

〔众抬夫过場。院子、書童同下。〕

第十六場

〔黄婆上。〕

黄　婆　(念)心事多忙乱，险些悞机緣。

〔徐廷梅上。〕

徐廷梅　(念)想見情人面，設計要周全。媽媽！

黄　婆　相公，周家送礼的已經动了身了，你也快快兒收拾收拾去吧！

徐廷梅　媽媽如此劳心，小生何以为报！

黄　婆　沒工夫說閑話兒了。这兒有旧衣破帽，你快快兒改扮起来！

(唱)心忙意乱巧改扮，

〔徐廷梅换衣介。〕

徐廷梅　(唱)此去一定会嬋娟。

媽媽，我要去了。

黃　婆　你回来！这兒有紅綾一塊，你帶在身边，混进府去，以此寻找小姐綉房，交还了手帕即早的回来，可别教媽媽悬心哪！

徐廷梅　如此干娘請上，受孩兒一拜！

(唱)干娘不必悬心念，

送了手帕就回还。

黃　婆　哎呀我的兒子，起来，快走吧！

徐廷梅　我就少陪了。(下)

黃　婆　哎呀！眞是年輕的人兒，为了娶媳妇兒，这陣兒教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这才是郎才女貌人堪羡，可嘆小姐不周全！(下)

第 十 七 場

〔吹打。众抬夫过場。〕

第 十 八 場

〔韓翠珠上。〕

韓翠珠　(唱)今日門前多吉庆，

合宅之人喜气生。

〔院子暗上。赵媒婆上。〕

赵媒婆　(唱)周宅領了員外命，

通信过禮到門庭。

院　子　啓少夫人：周宅禮物到！

韓翠珠　喚媒婆进来！

院　子　媒婆进見！

赵媒婆　来了。少夫人在上，媒婆叩喜！

韓翠珠　罢了。礼物都到了嗎？

赵媒婆　是。已到門前。

韓翠珠　教他們小心着往里抬呀！

〔众抬夫上。徐廷梅亦混入，过場下。〕

韓翠珠　有請公婆！

〔苏文昶、苏夫人同上。〕

韓翠珠　周宅礼物来啦！

苏文昶
苏夫人　哦，抬在后面！

韓翠珠　抬夫俱有賞，媒婆随我来！（同下）

第十九場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唱）忽听門外人声喊，

想必过礼到門前。

为何不見那人面？

心內輾轉不安然。

〔徐廷梅暗上。〕

徐廷梅　来此已是。啊，小姐！

苏玉蓮　你是何人？

徐廷梅　我是你約会来的。

苏玉蓮　不必多言，快快还我手帕来！

（唱）我那日上庙还香願，

無心失帕惹牽連。

徐廷梅　小姐呀！

（唱）小姐不必將我怨，

今日相会是前緣。

〔內叫介。徐廷梅藏介。二丫环上。〕

丫　环　小姐，禮物摆在大厅，太老爷、太夫人請小姐前去观看。

苏玉蓮　你們先去，我随后就来。

丫　环　是。（下）

苏玉蓮　你快快还我手帕，急速出去！

徐廷梅　小姐呀！你看天色已晚，重門紧閉，教我从哪里出去呀？

（唱）恨不能插翅出庭院，

如何逃得是非圈。

丫　环　（內白）請小姐快来，請小姐快来！

苏玉蓮　呀！

（唱）又听前面人声喊，

权在櫃中把身潜。

哎呀天哪！

〔推徐廷梅入櫃藏躲介。〕

〔苏文昶、苏夫人、二丫环同上。〕

苏文昶　（唱）为女兒婚姻事任劳任怨，

小冤家全不想父母年殘。

我命丫环三番兩次前来喚你，你竟自不去，是何道理？哦，是了，想是你嫌門楣不对，嗐，气煞我也！

（唱）郎才女貌人堪羡，

可嘆痴兒性太偏！（下）

〔韓翠珠暗上。〕

苏夫人　哎呀兒啊！看你爹爹發怒而去，这便如何是好？

韓翠珠　婆婆請至后堂，劝劝爹爹，我同妹妹随后就来。

苏夫人　快快叫他前去。（下）

韓翠珠　是啦。妹子，你豈不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可有什么害羞的哪？丫头啊！

丫　环　有。

韓翠珠　吩咐厨下，預备酒筵伺候着。妹子跟我去到老爷子面前請罪去！

苏玉蓮　是。

〔苏玉蓮对櫃出神介。韓翠珠拉介。〕

韓翠珠　你瞧什么？跟我走哇！（同下）

第二十場

〔苏文昶上。〕

苏文昶　（引）花开滿园錦綉叢，芬芳香送入帘籠。

（詩）一叢梅花退殘妝，

　　塗抹新紅上海棠。

　　开到荼蘼花事了，

　　絲絲天棘出粉牆。

〔院子暗上。〕

老夫苏文昶，字明广。曾任吏部正堂。只因年迈退归林下，聖上恩賜黃金千兩，又命我兒苏旭子接父印，实授吏部之职。今当夫人寿誕之期，也曾吩咐家人，置办酒筵与夫人庆祝。来！

院　子　有。

苏文昶　寿筵可曾齐备？

院　子　俱已齐备。

苏文昶　后堂傳話，請太夫人、少夫人、小姐出堂！

院　子　丫环姐，后堂傳話，請太夫人、少夫人、小姐出堂。（下）

〔丫环暗上。〕

丫　环　請太夫人、少夫人、小姐出堂！

〔苏夫人、韓翠珠、苏玉蓮同上。〕

苏夫人　（念）万紫千紅景和融，

韓翠珠
苏玉蓮　（念）願椿萱克享遐龄。

苏夫人　老爷！

苏文昶　夫人請坐！

苏夫人　有坐。

韓翠珠
苏玉蓮　爹爹万福！

苏文昶　罢了。一旁坐下！

韓翠珠
苏玉蓮　告坐。

苏夫人　老爷喚我們出来，有何話講？

苏文昶　今当夫人寿誕之期，又喜百花开放，备得酒筵，与夫人庆寿。

苏夫人　多謝老爷。

苏文昶　媳妇、女兒把盞！

韓翠珠
苏玉蓮　是。看酒来！

丫　环　是。

苏文昶　（唱）祝千秋摆寿筵金樽酒滿，

苏夫人　（唱）老夫妻与兒女欢笑堂前。

苏文昶　（唱）蒙聖恩我父子官高爵显，

苏夫人　（唱）享荣华受富貴以乐余年。

韓翠珠　妹子，今日乃是老太太千秋，你为何不开怀暢飲，這么悶悶不乐的，你有什么心事吧？

苏玉蓮　小妹無有心事，嫂嫂不要多疑。

韓翠珠　我看你自从过禮之后，終日总是愁眉不展，我想你那心里，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男婚女嫁，理之当然，我劝你今后不必如此憂煩，还該放暢快些才是。

苏文昶　是啊。听你嫂嫂之言实为正理。

苏玉蓮　是。待女兒奉敬一杯。

苏文昶
苏夫人　罢了。

苏玉蓮　看酒来！

（唱）庆高堂白髮人双双康健，
一杯酒自包藏頌禱千言。
女兒家哪里有考叔羹献，
报亲恩只知道孝順膝前。

〔院子上。〕

院　子　啓少夫人：今有周員外与众乡宦差人前来，与太夫人上寿。各有禮單呈上。

韓翠珠　如此將禮物收下。款待来人，他們俱各有賞。

院　子　是。（下）

韓翠珠　看酒来！

苏文昶　我們酒已够了。大家回房去罢！

〔牌子。同下。〕

第二十一場

〔周琪芳上。〕

周琪芳　（引）可嘆年少守孤栖，心中只想会佳期。

（詩）家賫丰厚广田园，

錦衣美食兩周全。

虽然快乐犹抱歉，

缺少嬌嬈伴我眠。

我周琪芳。祖居常州。我父曾任广平知府，罢职归家。母亲崔氏，只生我独自一人，自幼嬌养，爱如掌上明珠。总而言之，我就是卖不了的鷄子兒——剩蛋！只因父母年迈，命我执掌家業，眞是安閑自在，任意而为。父母与我定下亲事，乃是城內苏家之女名喚玉蓮。听媒婆說，这小姐生得柳眉杏眼，粉面桃腮，眞是天姿国色，月殿嫦娥一般。自从定亲之后，使我朝思暮想，晝夜不眠。昨日忽然想起一件美事，新近有夫妻二人典在我家，男名馮喜，女名秀蘭。那妇人生得倒有几分姿色。我有心与她成其美事，無奈他男人时刻不离左右，教我無处下手。哦有了，不免差馮喜到各庄兒討取帳目，等他走后，我去誘他妻子到花园調戏一番，有何不可。就是这个主意。小子們哪里！

〔众家丁上。〕

众家丁　来了。伺候大爷。

周琪芳　我問你們：新来的那小子，你們瞧他好不好？

众家丁　大爷說他好不好？

周琪芳　据我瞧他可以。

众家丁　大爷說他好，那可就再沒那么好的了！

周琪芳　那么叫他来。

众家丁　馮喜快来！

〔馮喜上。〕

馮　喜　只因家貧困，夫妻俱典身。叩見大爷！

周琪芳　罢了。

馮　喜　大爷呼喚，有何吩咐？

周琪芳　我看你倒很殷勤，又老实，大爷要重用你。不知你能不能？

馮　喜　大爷要派小人的差使，小人敢不尽心。

周琪芳　很好。我这有个折子，交給你去到各庄兒上討取帳目，回来之时，大爷还要重重抬举于你。听我吩咐！
（唱）大爷如今吩咐你，
討取帳目莫延迟；
待等討齐回家里，
大爷必定重賞你。

馮　喜　小人遵命。

众家丁　請大爷用飯。

周琪芳　是了。馮喜呀，你就赶紧起身才好哪！

馮　喜　小人到下房收拾收拾就去。

周琪芳　你就麻麻俐俐的！

馮　喜　大爷放心吧，小人就此去也！

周琪芳　我吃飯去了。

〔周琪芳、众家丁下。〕

馮　喜　（唱）急忙来在下房里，
見了妻子說端的。
老婆哪里！

〔秀蘭上。〕

秀　蘭　（唱）忽听丈夫一声喚，
急忙向前問根源。
当家的叫我何事？

馮　喜　我告訴你說：方才大爷把我叫去，夸了我半天，說我又殷勤，又老实。交我一个折子，命我到各庄上討取帳目，赶到回来之时，还要大大抬举于我。你看好不好？

秀　蘭　好啊！你几时走？

馮　喜　立刻就走。

秀　蘭　几时回来？

馮　喜　那可不定。你快快收拾我的行李去！

秀　蘭　是啦。

（唱）行李收拾多齐整，

打点丈夫好登程。

馮　喜　（唱）辞別賢妻把路奔。

〔馮喜下。周琪芳上。〕

周琪芳　（唱）特地前来会佳人。

秀　蘭　喲，大爷到此何事？

周琪芳　秀蘭兒，我命你到花园里，給我采花兒去。

秀　蘭　請問大爷，采花何用？

周琪芳　你把那栀子茉莉，多多采点兒，給我大大的穿个花籃，挂在帳子里，熏得那么香香的，大爷好玩兒啊！

秀　蘭　是啦，交給我啦。

周琪芳　你快去呀！

秀　蘭　就此走啊！

（唱）提籃去往花园里。（下）

周琪芳　（唱）悄地跟她去討便宜。（下）

第二十二場

〔馮喜上。〕

馮　喜　(唱)府中領了大爷命，
　　　　　　前去討債莫消停。
　　　　我馮喜。奉了大爷之命，到各庄催討帳目。看天时尙早，就此前往。
　　　　(唱)奉命差遣多高兴，
　　　　　　步履如飞往前行。(下)

第二十三場

〔秀蘭上。〕

秀　蘭　(唱)大爷命我將花采，
　　　　　　款动金蓮入园来。

〔周琪芳上。〕

周琪芳　(唱)躡足潛踪来得快，
　　　　　　將你摟抱在胸怀。

秀　蘭　这是誰呀？

周琪芳　是我。

秀　蘭　大爷作什么来了？

周琪芳　你作什么来了？

秀　蘭　我們采花兒来了。

周琪芳　我們也采花兒来了。

秀　蘭　那么，我出去。

周琪芳　我不教你出去。

秀　蘭　大爷你这是什么意思？

周琪芳　秀蘭啊，我的乖乖呀！
　　　　(唱)叫声情人小乖乖，
　　　　　　我今与你兩和諧。
　　　　　　快快解开香罗帶，

你不用拿糖别裝呆。

秀　蘭　(唱)假意差我將花采，

誘入园中巧安排。

急忙抽身出园外。

周琪芳　(唱)緊湊粉臉啃香腮。

秀　蘭　喲，你这是要怎么着？

周琪芳　秀蘭啊，你若依从此事，我叫你一世受用不了！

(唱)顚鸞倒鳳眞爽快，

恰似露滴牡丹开。

秀　蘭　(唱)奴虽下賤女裙釵，

不比路柳野花栽。

周琪芳　秀蘭啊，你快从了我罢！

秀　蘭　大爷你再要如此胡鬧，我可就要嚷啦！

周琪芳　你嚷我也不怕，花园門关了，人进不来。

秀　蘭　恐怕員外、安人知道，不大稳便！

周琪芳　員外、安人睡晌覚哪。

秀　蘭　看有人撞見！

周琪芳　不怕的，小子們我都支开啦。

秀　蘭　倘若叫我們当家的知道，可不是玩兒的！

周琪芳　你好糊塗。今日之事就是天知地知，除此以外，再沒人知道。你快快兒的答应了罢，我的宝貝兒啊！

(唱)你若从了这件事，

朝欢暮乐眞快哉。

你快修好吧，我的亲娘啊！

秀　蘭　使不得！

周琪芳　我給你磕头啦。老太太！

秀　蘭　俗語說得好，十个女子九个狠，就怕男子嘴不稳。

我若与你成其美事，千万可别告訴別人！

周琪芳　我的嘴，吃着我喝着我，他要不听我的話，我打狗日的！

秀　蘭　你口說無憑。

周琪芳　我对天一表！

秀　蘭　但憑于你。

周琪芳　皇天在上，我与秀蘭成其美事，我若泄露此情，教我活活的爛死！

（唱）对天發下洪誓願，

　　我与情人倒鳳鸞。

快来吧！

秀　蘭　我們怪不好意思的！

周琪芳　哎呀，我的乖乖呀！

（唱）此情此景难忍耐，

　　我和你巫山一夢赴陽台。（同下）

第二十四場

〔連香、連庆二丫环上。〕

連香/庆　清晨起身早，預备整殘妝。

連　香　妹子！

連　庆　姐姐！

連　香　你看梳妝应用之物，全都預备停当，还不見小姐起来。（望介）話言未了，小姐已然出来了。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引）清凉庭院，花卉爭妍。

（詩）寂寞深閨甚堪憂。

时刻輾轉鎖眉头，
暗自着想無端事，
却向誰人訴怨愁。

連香
連庆　小姐，鏡台梳洗之物，俱已安排妥当，請小姐梳妝吧。

苏玉蓮　待我来梳妝！

(唱)妝台上强支持梳洗打扮，
满腹中憂愁事难向人言。

連香
連庆　咱們倆取飯去，走啊。(同下)

苏玉蓮　(唱)都只为母病愈献旛还願，
無意中失罗帕惹下牽連。
恨黃婆施詭計將奴来陷，
終日里鎖双眉心不安然。

〔連香、連庆送飯上。〕

連香
連庆　請小姐用飯。

苏玉蓮　你們先出去，喚你們再来。

〔連香、連庆下。〕

苏玉蓮　哎呀且住！我想那徐生，虽然一时情急，潛藏在此，倘若被人識破，如何是好！
(唱)倘被人識破了丑事出現，
却教奴何面目生在世間。

〔苏玉蓮下。徐廷梅出櫃上。〕

徐廷梅　(唱)在閨房綉戶里隐身不現，
都只为还手帕受此熬煎。
俺徐廷梅。只因一时誤听黃婆之言，混入苏府，指望送还手帕急速而回，不料重門紧閉，無路可出。

想那小姐乃是名門之女，可称美玉無瑕，我豈敢污她名节，有伤天理。从今以后，痛改前非，倘得蒼天憐憫，得脫此危，必然奋志功名，力圖上进。話虽如此，只是由昨日进来，心忙意乱，水米不曾沾唇，腹中有些飢餓，这便怎么处？咦，看那桌兒上面摆着現成茶飯，想是小姐賜与我的，倒不要辜負她的美意！

(唱)他为我受熬煎暗自愁悶，

　　我怎敢伤天理敗坏門庭。

　　这如今好教我有家难奔，

　　躲避在此櫃中不得安宁。

啊，小姐出来了！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唱)終日里在綉房暗自思忖，

　　好教奴千金女羞愧在心。

徐廷梅　多謝小姐的茶飯！

苏玉蓮　啐！

(唱)我看你本是个讀書的人品，

　　却为何丧廉耻任意胡行。

徐廷梅　我本是出于無奈呀！

苏玉蓮　住了！你把我当做什么样人看待？

徐廷梅　小姐乃是节烈無双的千金小姐！

苏玉蓮　你既知我是节烈之女，你不該作此非礼之事。你敢敗坏我家門庭么？

徐廷梅　小姐休出此言，小生决無此意。

苏玉蓮　你既無此心，为何还不进櫃，倘若走漏風声，教我置身何地？

(唱)倘被人看破了行藏难隐，

　　那时节却教我怎生为人。

徐廷梅　小姐暫請廻避。小生么，即刻入櫃了！

〔苏玉蓮下。〕

徐廷梅　哎呀，这肚子好不爭气，將才吃了些飯，就要出恭。这便怎么处！咦，看那廂有一个淨桶，正好出恭，眞眞巧得紧，待我来。(出恭介)哎呀好了。幸喜此櫃还有漏風之处，不然，要把我讀書之人，活活的悶坏了！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呀，你怎么还不曾入櫃？

徐廷梅　唔，我这就要入櫃了。这，这，这就要入櫃了。啊，小姐，我还有一言奉告！

苏玉蓮　快些講来！

徐廷梅　小姐但請放心，小生旣然得見小姐，却將前意已經雪化冰消，只求小姐想一妙計放我出去；小生感恩非淺！

(唱)望小姐施惻隐將我憐憫，

　　必須要想一計救我殘生！

苏玉蓮　事到如今，教我怎生救你！

徐廷梅　嗐，小姐呀！

(唱)我本是青云客力圖上进，

　　到將来必答报小姐恩情。

苏玉蓮　快快进櫃去吧！

〔徐廷梅入櫃介。苏玉蓮鎖櫃介。〕

苏玉蓮　嗐，好不愁煞人也！

(唱)这如今却教我無計可定，

心兒內似油煎不得安宁。

丫环們哪里！

〔蓮香、蓮庆上。〕

蓮 香
庆 小姐飯用完啦？

苏玉蓮 用完了，將家伙收了去吧！

〔蓮香、蓮庆下。〕

苏玉蓮 唶，天哪！

(唱)望蒼天垂佑我去此心病，

怎能够遇机緣放却他人。(下)

第二十五場

〔馮喜上。〕

馮 喜 (唱)府中領了大爷命，

急忙討債轉回程。

我馮喜。奉大爷之命，到各庄兒上討取帳目，出来好些日子了。敢則这个帳难討得很哪！誰知我們員外放的都是重利盤剝，按月的利息，如要欠下他的，他必要利上加利。所有欠債之人，也有先还一半兒的，也有給不了的。我想吃他的飯，担他的担，端他的碗，得屬他管。我只得劳神費力的給他討取。昨兒个晚上躺在店里，忽然心神不定，坐臥不宁，也不知什么緣故。不免赶紧回家，交还帳目，大爷也好放心。看天已过午，快快趲行便了！

(唱)眼跳心惊神不定，

急忙回家看分明。(下)

第二十六場

〔周仲書、周夫人、周琪芳同上。〕

周仲書　(引)天道本寻常，

周夫人　(引)世事空扰攘。

周仲書　(念)弃职归家乐安然，

周夫人　　　無憂無虑守田园。

周琪芳　　　爹娘心中多快乐，

　　　　　　教我独自守孤鸞。

周仲書　胡說！

周琪芳　我倒胡說啦！自从給我定亲之后，这好几个月工夫，老不張罗着給我娶。敢則你們公母倆，成双作对的見天在一塊兒，你們飽汉不知餓汉飢。再不給我娶过来，别說急了我可就混动你們啦！

周仲書　你这畜生，眞眞放屁！

周琪芳　你瞧，又罵人！

周仲書　安人，自从过礼之后，看看又到八月中秋，还当备些礼物，到亲家那里賀节才是。

周夫人　正当如此。

周琪芳　慢着！前者已經給他們送过礼了，怎么又送礼呀？

周仲書　你曉得什么，这是"追节"之礼。

周琪芳　什么"追节"不"追节"的，八字兒还沒有一撇兒哪，又要花錢！

周夫人　胡說！

周仲書　嗐，畜生哪！

　　　　(唱)这本是世俗礼家家一样，

周夫人　(唱)未过門去賀节理所应当。

周仲書　(唱)从今后这些事你莫阻擋，

周夫人　(唱)姻亲事全憑我二老主張。

〔秀蘭上。〕

秀　蘭　(唱)离厨房来至在中堂之上，

見員外和安人稟告端詳。

請員外、安人到后厅用晚飯。

周仲書　安人請！

周夫人　員外請！

周琪芳　爹媽先請，我兒子大爷后請。

周仲書　(唱)夫妻們同把这后厅来上。

〔周仲書、周夫人同下。〕

周琪芳　(唱)今夜里一定要再去成双。

〔周琪芳拉秀蘭下。〕

第二十七場

〔魏不飽上。〕

魏不飽　終日受奔忙，夜晚去打梆。我魏不飽。在周家打更多年，上下的伙計們沒有一个不和我好。到哪屋里有吃的就吃，有喝的就喝。独新来馮喜的女人秀蘭兒，也不知跟我怎么这么不投緣，一到她屋里，她就指东說西的罵我。别忙，这程子我夜里巡更，常碰見我們大爷半夜里往她屋里去，不用說他們倆必有了緣故啦。唔，有了。等馮喜回来，我去搬动是非，叫他厉厉害害地打那老婆一頓，也出出我这口悶气。就是这个主意。正是：爱扫别家門前雪，專管他人瓦上霜。

〔馮喜上。〕

馮　喜　(唱)心忙意乱往家奔，

見了大爷說分明。

魏不飽　喲，馮喜回来啦！

馮　喜　原来是魏大哥！

魏不飽　你呆着吧！胡腥的，少跟我論哥們。

馮　喜　这是什么話，你大概是又醉了。躲开，讓我进去！

魏不飽　你哪兒去？

馮　喜　見大爷交帳去。

魏不飽　你先别交帳，一会大爷和你女人就入帳！

馮　喜　喲呵，这么說起来，我女人跟大爷有什么拉攏嗎？

魏不飽　有拉攏沒拉攏，那我管不着。

馮　喜　好魏大哥，你把底里情由快快兒的告訴我，我請你喝酒！

魏不飽　那么着，你到更房兒里去，咱們一边喝着一边兒說，你看好不好哪？

馮　喜　那么，咱們就此走走！

(唱)聞言教我猜不定，

暫把惡气忍在心。(同下)

第二十八場

〔周琪芳上。〕

周琪芳　(唱)欲火焚身实难忍，

特地前来会情人。

观看四下無人影，

叫声乖乖你快开門！

〔秀蘭上。〕

秀　蘭　(唱)忽听門外叫一声，

多情的大爷到来临。

喲，大爷来啦，你可想死我啦！

(唱)情投意合春心动，

周琪芳　(唱)好似張生戏鶯鶯。

〔周琪芳，秀蘭入帳。〕

〔馮喜上。〕

馮　喜　(唱)适才魏哥对我論，

淫妇在家暗偷情。

来在門外將身隐，

果然內有男子声。(听介)

呔，开門来！

秀　蘭　是誰？

馮　喜　是我回来啦！

秀　蘭　别忙，等我起来，給你开門。

馮　喜　快着！

秀　蘭　是啦，等我点上灯呀！

馮　喜　你不开門，我打进去！

〔馮喜打进。周琪芳跑出。魏不飽上，与周琪芳相碰，周琪芳掉下头巾。下。〕

馮　喜　好賤人！

(唱)你与何人来勾引，

快快对我吐实情！

〔魏不飽执灯。〕

馮　喜　好賤人哪！我出去討帳，你在家里不正，豈能容得？着打吧！

(唱)賤人你把廉耻丧，

与人通奸罪非常！

〔周仲書、周夫人、周琪芳、院子同上。〕

周仲書　(唱)忽听前面人喧嚷，

周夫人　(唱)急忙出来看端詳。

馮　喜　賤人，你做的好事！着打！

〔馮喜打秀蘭。〕

周仲書　啊，不要打了！

馮　喜　員外、安人在上，我馮喜叩头。

周仲書　馮喜，你大爷命你前去討賬，你是几时回来，为何与你妻子吵鬧？

馮　喜　員外容禀！

(唱)賤人她把廉耻丧，

　　与人通奸罪非常。

周夫人　賤人过来！

〔院子与周琪芳攔阻馮喜，魏不能扯秀蘭，周琪芳打馮喜介。〕

周夫人　啶！好个大胆的賤人！我这里甚等人家，你竟敢做此苟且之事。与何人私通，快快講来！

秀　蘭　安人哪！

(唱)奴婢怎敢行不正，

　　此事叫我难应承。

周夫人　你說你妻子与人通奸，有何为証？

馮　喜　安人不信，請看这頂头巾是哪兒来的？

周夫人　这个……

周仲書　气煞我也！

(唱)一見头巾我气难忍，

　　大罵奴才你乱胡行！

嘟！胆大奴才，你这头巾为何到他手中？快快講来！

周琪芳　得啦，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这是晌午沒事兒，我叫秀蘭給我釘飄帶，也值当这么鷄猫子喊叫的，說

的人家太不是人生父母养的了！

周仲書　胡說！馮喜过来，可曾听見大爷說并無此事，这是你誤听讒言，你大爷豈是那样之人！

周琪芳　着啊。要那么作事，他不成了忘八蛋的兒子了嗎？

周仲書　胡說！也罢，今晚暫留他夫妻一夜，明日算清帳目，即早与我出去！

周夫人　啊，員外，他夫妻若在一处，不大穩便，命秀蘭到我房中住了，明天打發他夫妻出去就是。

周仲書　安人言得極是。嘖，气煞我也！

（唱）追想此事眞可恨，

〔周仲書、周夫人拉秀蘭、周琪芳同下。〕

馮　喜　（唱）这場惡气怎样伸？

魏不飽　你还有什么主意沒有？

馮　喜　我这陣心里一点主意也沒有，你給我想个法子才好。

魏不飽　那么着，还是到更房里說去。

馮　喜
魏不飽　走哇，走哇！

〔魏不飽拉馮喜同下。〕

第二十九場

〔黃婆上。〕

黃　婆　（念）滿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

我黃婆子。只因那日徐廷梅假扮乞丐模样，混入苏府，原說送还手帕，即刻就回。誰知他一去数日，毫無踪影，使我放心不下。不免去到府中，以送花为名，暗中探听徐生的下落便了。

（唱）只因定下相会計，

徐生一去無消息。
我今去到苏府第，
不为送花为探虛实。（下）

第三十場

〔二丫环引韓翠珠上。〕

韓翠珠　（引）春入画堂珠帘卷，鳥語花香艳蕊含。
（詩）堪嘆小姐甚風流，
佳耦許配反增憂。
不解玉蓮是何意，
叫我牽挂在心头。
我苏門韓氏，小字翠珠。丈夫苏旭，現在京內，官居吏部尙書之职。公婆虽然年迈，幸喜身体倒还康健。只因妹子玉蓮，許配城外周員外之子周琪芳为妻，自从那日过禮之后，小姐終日悶悶不語，面帶憂愁，也不知她那心里是什么意思。趁今日閑暇無事，去到小姐房中，解劝她一番便了。丫头哇！

丫　环　有。

韓翠珠　帶路西院！
（唱）可嘆那受聘多嬌女，
終日里無語把头低。
也不知玉蓮何心意，
好教我心中自猜疑。
叫丫环帶路西院里，
見景生情把話提。

〔原場。連庆、連香暗上。〕

丫　环　少夫人到。

蓮 庆
　 香　有請小姐！

苏玉蓮　(內白)来了。(上)

(唱)終日綉房多煩悶，

心中之事向誰云。

呀，嫂嫂来了！

韓翠珠　来了。

苏玉蓮　嫂嫂請坐！

韓翠珠　妹子請坐。

苏玉蓮　嫂嫂到此何事？

韓翠珠　特地前来望看妹子你来了。

苏玉蓮　豈敢。有劳嫂嫂惦念。

韓翠珠　好說。妹子自从那天过礼之后，我見你終日总是愁眉不展的，如果你有什么心事，何妨对我說明，作嫂子的可以替你分憂。你看好不好哪？

苏玉蓮　小妹幷無心事，嫂嫂不必多疑。

韓翠珠　哦，是了，妹子的心意我猜着了，莫非你牽挂着老爷子、老太太跟前無人侍奉嗎？我想侍奉公婆，乃是我做媳妇的分內之事，妹子何必如此憂慮？哦，近来我看你的容貌越發消瘦了，倘然从此憂虑成病，那豈不辜負了老爷子、老太太的一番养育之恩嗎？再者女生外向，終究总是要出嫁的，难道做女兒的，永远在家守着父母不成？我說此話，妹子你要再思再想。

(唱)尊賢妹听为嫂一言解劝，

做媳妇行孝道侍奉堂前。

从今后切莫要愁眉不展，

女長成行聘嫁理所当然。

〔院子上。〕

院　子　啓少夫人：黄婆送花兒来了。現在东院，請少夫人过去观看。

苏玉蓮　啊，黄婆来了，叫他前来見我！

韓翠珠　慢着。妹妹，我想那黄婆向来言語顚倒，倘然冲撞了妹妹，那倒不妥。待我去見她就是了。

苏玉蓮　如此恕不远送了！

（唱）有劳嫂嫂心挂念。

〔苏玉蓮、連庆、連香与院子分下。〕

韓翠珠　（唱）劝伊从此免愁煩。

轉回东院將花看。

〔韓翠珠、二丫环挖門。黄婆上。〕

黄　婆　（唱）見了夫人来問安。

韓翠珠　黄婆来了？

黄　婆　我給您送花兒来啦。

韓翠珠　拿来我看。

黄　婆　是，您看看好不好哇？

韓翠珠　好。丫头，拿二兩銀子賞她！

丫　环　是。

〔丫环給黄婆銀子介。〕

黄　婆　謝謝少夫人！

韓翠珠　罢啦。

黄　婆　請問少夫人，小姐一向身体可好？

韓翠珠　唷！自从过礼之后，小姐总有些不爽快！

黄　婆　小姐欠安啦？

韓翠珠　可不是嗎！

黄　婆　那么，我看看小姐去。

韓翠珠　回来。小姐这兩天心里不耐煩，先不見外人，改日再見吧！

黃　婆　喲，改日怕不得閑兒，乐得今兒給小姐請請安去哪！

韓翠珠　不准去。回去吧！

黃　婆　是。

〔韓翠珠、二丫环下。〕

黃　婆　哎呀慢着。我今来此，原为見了小姐，探听徐生下落，偏偏兒少夫人不准我去。我若私自前去，倘被少夫人聞知，那可不是玩兒的。这可怎么好呢？哦有了。我去問問門上的苏大叔，可就明白啦。（想介）哎，不像話。我这一問門上苏大叔，他要問我徐相公是誰，我可說是誰哪？嗐，这件事情可眞眞把我繞糊塗啦！今日只好暫且回去，等明天再来打听消息便了。

（唱）指望来会小姐面，

探听虛实怎样般。

誰知夫人不容見，

来了一趟也枉然！

嗐，白来一趟！（下）

第三十一場

〔四抬夫抬盒、赵媒婆上。〕

赵媒婆　（唱）奉了周宅員外命，

追节送禮莫消停。

我赵媒婆。奉周員外之命，去往苏府追节送禮。这么远的道兒，連車輛都沒有，跑得我上气兒不接下

气的！

抬　夫　得啦，你还上气不接下气哪，我們上头压着多重分量，怎么走来着！

赵媒婆　哎，你們是个爷們家，咱們娘兒們如何比得了哪！

抬夫甲　别混套拉攏，娘兒們就結了，不要咱們。你說你是个娘兒們家比不得我們，有輩古人比給你听听。

赵媒婆　咦，拿我还能比古哪。說吧！

抬夫甲　你听着：昔日有个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万里長城，那么远的道兒，人家怎么走来着。难道她不是娘兒們嗎？

赵媒婆　混蛋！那是鼓兒詞。

抬夫甲　是啊，有古人才有鼓詞哪。别裝着玩兒，快走吧！

赵媒婆　走哇！

(唱)急急忙忙往前进，

　　去到苏府把礼呈。

别走啦，到啦。門上哪位在？

〔院子上。〕

院　子　什么人？

赵媒婆　是我呀。

院　子　原来是媒婆。到此何事？

赵媒婆　奉周員外之命，前来送礼問安来了。

院　子　少待。有請少夫人！

〔韓翠珠帶丫环上。〕

韓翠珠　什么事？

院　子　周員外差媒婆送礼問安来了。

韓翠珠　哦！想是周府上“追节”来了。喚媒婆进来！

院　子　是。媒婆！少夫人喚你。

赵媒婆　是啦。你們在这兒听信兒。

众抬夫　快着点兒！

赵媒婆　是了。少夫人在上，媒婆叩头。

韓翠珠　罢啦。

赵媒婆　太老爷、太夫人身体康健？

韓翠珠　好。媒婆到此何事？

赵媒婆　奉周宅員外，安人之命，一来“追节”，二来給太老爷、太夫人、少夫人請安。

韓翠珠　呦，这又教員外、安人費心了。吩咐他們，將禮物抬进来吧。

赵媒婆　是啦。你們往里抬呀！

〔众抬夫抬禮物下，再上。〕

韓翠珠　院子，到帳房要十串錢賞他們。下边兒領去！

院　子　是。

〔院子引众抬夫下。〕

赵媒婆　請問少夫人，自从过禮之后，小姐可欢喜呀？

韓翠珠　嗐！再不要提起！

（唱）自那日过禮后身染疾病，

終日里鎖双眉愁悶在心。

可憐她窈窕女容顏嬌嫩，

到如今只病得瘦損精神。

赵媒婆　原来小姐玉体欠安，就該請名医調治。看吉期將近，可別耽悞了！

韓翠珠　是的。自从小姐染病，至今名医不断，总不見一点功效，这可怎么好哪！

赵媒婆　回少夫人的話：漫說一位千金小姐，就是小戶人家兒的姑娘，听說要出閣，心里也是难受的。大概小姐

的病，必是憂慮出来的！

韓翠珠　不錯的。

赵媒婆　那么，我瞧瞧小姐去。

韓翠珠　不必見小姐啦。

赵媒婆　那么，我回去怎么交待呢？

韓翠珠　你今回去到了周宅，在員外、安人面前，先替我問安致謝，然后再回稟員外、安人，就說我家小姐，自从过礼之后身染疾病，大概本月內不能过門，悬求員外、安人多多原諒，往后寬展限期。待等小姐病好，必給府上送信，然后另擇吉期再为永全和好。

(唱)你到周宅去回稟，

拜上員外与安人；

待等小姐病体好，

再定吉期配良姻。

赵媒婆　那么，我婆子就回去啦。

韓翠珠　丫头，賞他四兩銀子！

丫　环　是。

赵媒婆　叩謝少夫人。我就告辞了。

〔韓翠珠下。〕

赵媒婆　(唱)苏宅領了夫人命，

〔丫环送媒婆出介。丫环下。〕

回复員外与安人。(下)

第三十二場

〔周琪芳上。〕

周琪芳　(唱)可恨爹娘心太狠，

逐出秀蘭美佳人。

〔赵媒婆上。〕

赵媒婆　（唱）只因小姐身染病，

　　　　见了員外說分明。

周琪芳　媒婆来了！

赵媒婆　喲，大爷在这兒哪！

周琪芳　你送禮去啦？

赵媒婆　可不是嗎。

周琪芳　你見着我媳妇沒有？她想我了吧？

赵媒婆　唔，不錯。她都想病啦。

周琪芳　你是干什么吃的呀！爹媽有請！

〔周仲書、周夫人、院子同上。〕

周仲書　（唱）忽听孩兒一声請，

周夫人　（唱）急忙出来問分明。

周仲書
周夫人　何事？

周琪芳　媒婆子回来了。

周仲書　哦，媒婆回来了？

赵媒婆　回来了。

周仲書　禮物送到了？

赵媒婆　都送到啦。那兒的太老爷、太夫人都請安道謝。

周仲書　可曾見过小姐？

赵媒婆　小姐身体欠安，故此未能得見。

周仲書　小姐几时得病？

赵媒婆　自从过禮之后，小姐漸漸就病起来了。

周仲書　可曾請过名医調治？

赵媒婆　听說名医不断，总不見功效。少夫人教我回稟員外、安人，等小姐病好，再定吉期迎娶。

周琪芳　喂，媒婆子，我問你，我这陽寿还赶得上娶媳妇啊？
赵媒婆　喲，这是什么話呀！
周琪芳　怎么到了我这兒，就偏偏遇見这个岔头兒来呢！
赵媒婆　只好等小姐病好，再定吉期，也还不迟。
周仲書　嗐！眞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事已至此，只好是另擇吉期便了。
周夫人　啊，員外，常在我家看病的楊先生，脉理通达，何不荐与亲家那里，与媳妇調治？
周仲書　安人說得極是。蒼头过来！
院　子　伺候員外。
周仲書　明早拿我名帖，請楊先生前往苏府，与小姐看病。
院　子　是。（下）
赵媒婆　員外，我也告辞了。
周仲書　去吧！
〔赵媒婆下。〕
周仲書　安人我們回房去吧！
周夫人　請！
周仲書　（唱）不料媳妇身染病，
周夫人　（唱）再定吉期把亲迎。
〔周仲書、周夫人、周琪芳同下。〕

第三十三場

〔苏文昶、苏夫人、韓翠珠、丫环同上。〕
苏文昶　（唱）可嘆女兒把病染，
苏夫人　（唱）服葯無效好傷慘。
韓翠珠　（唱）終日心忙多撩乱，
妹妹何日病得痊。

苏文昶　泪似湘江水，

苏夫人　辗轉不断流；

韓翠珠　犹如秋夜雨，

苏文昶
苏夫人　一点一声愁。
韓翠珠

苏文昶　啊，夫人，昨日周亲家那里差人前来“追节”。看，吉期在邇，女兒染病未痊，这便怎么处？

苏夫人　妾身也为此事憂思未决。

韓翠珠　公婆請放寬心，我想吉人自有天相。昨日周家打發媒婆到来，媳妇也曾提起小姐之病，大概本月內不能过門。教她回稟周家員外、安人，往后多展日期，候小姐病好，再定吉期迎娶。我想此事，諒周家也沒什么不依从的。請兩位老人家放心就是了。

苏文昶　媳妇言虽如此，只是眼下呀！

(唱)眼見得小姐病十分沉重，

倘若是有差錯我却怎生！

苏夫人　(唱)劝老爷且莫要終日愁悶，

天垂佑女病好答謝神灵。

〔周宅院子上。〕

周院子　奉了員外命，前来荐医生。来此已是，門上哪位在？

苏院子　什么人？

周院子　煩劳通稟，周員外那里差人求見。

苏院子　候着。啓太老爷：今有周員外差人求見。

苏文昶　命他进来！

苏院子　是。来人呢，太老爷喚你！

周院子　是。太老爷、太夫人、少夫人在上，老奴叩头。

苏文昶　罢了。到此何事？

周院子　奉我家員外之命，特荐医生前来，与小姐看病。

苏文昶　如此甚好。医生今在何处？

周院子　現在府外。

苏文昶　快些請进！

周院子　是。有請楊先生！

〔楊医上。〕

楊　医　来了。趁我十年运，有病早来医。怎么着？天不早了！

周院子　里面有請哪。

楊　医　慢着。我的馬錢，是哪头給呀？

周院子　自然是我們那边預备。

楊　医　那么，回来見。

〔周宅院子下。〕

楊　医　太老爷、太夫人在上，我楊老大有礼。

苏文昶
苏夫人　先生少礼。

楊　医　請少夫人安。

韓翠珠　先生少礼。来呀，給先生看坐！

楊　医　老爷在此，我焉能乱坐。

苏文昶　先生到此，焉有不坐之理。

楊　医　那么，我就大胆了。

苏文昶　好說。請問先生是哪一科？

楊　医　哎，我不喝。

韓翠珠　哎，問先生習学的是哪一科？

楊　医　哦，您問我学的哪一科呀？

苏文昶
苏夫人
韓翠珠　正是。

楊　医　太老爷听了！

（数板）自幼習学，內科、外科、外帶着小兒科，男妇老幼大小方脉。若是有病，你須得找我，若無病你可不必吃葯。

內外兩科我全治，好与不好可是溷天賜！

苏文昶　請先生到小姐房中診脉。

楊　医　太老爷請哪！

苏文昶　丫环帶路！

（唱）嘆女兒身染病医葯罔效。

苏夫人　（唱）可憐她花容貌瘦損清消。

韓翠珠　（唱）但願得天垂佑从此見好，

〔苏文昶、院子下。丫环引路"挖門"。〕

楊　医　（唱）我今来保小姐病退灾消。

丫　环　有請小姐！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念）心有为难事，勉力强支持。

丫　环　医家到。

苏玉蓮　伺候了！

丫　环　是。

〔小吹打。摆坐診脉介。〕

苏夫人
韓翠珠　請問先生：我們小姐得的是什么病？

楊　医　唔，这个病可不輕啊！

韓翠珠　什么病哪？

楊　医　别怕。死不了！

韓翠珠　喲，这是什么話呀？

楊　医　死了我償命。把小姐旧葯方拿来看看。

〔苏玉蓮暗下。〕

韓翠珠　把小姐旧葯方兒拿过来！

丫　环　是。先生請看！

〔丫环呈藥方，楊医看介。〕

楊　医　唔，人参，肉桂，玄胡索……哎，不对，不对！

韓翠珠　是怎么不对呀？

楊　医　小姐这个病，就好比这頂立櫃，要是把人的身子入在櫃里，豈不憋坏了嗎？外面再加上玄胡索鎖上，这股子病如何出得来呀！

韓翠珠　依先生看来，小姐这个病可該用什么葯才好哪？

楊　医　容易，容易，这总得先配把鑰匙，把玄胡索开开，然后再把人参放出櫃来，自然小姐这个病可就好了！

韓翠珠　那么就請先生立个方兒吧！

楊　医　不用开方，我这兒有丸葯，也不用多吃，一丸就好。

韓翠珠　院子，帳房拿馬錢，送先生出去！

〔苏夫人、韓翠珠、丫环、同下。〕

楊　医　管他三七二十一，先鬧兩分馬錢是眞的！

〔楊医、院子同下。〕

第三十四場

〔連庆、連香上。〕

連　庆　出入在閨門，

連　香　事事要殷勤。

連　庆　連香妹子！

連　香　連庆姐姐！作什么呀？

連　庆　自从过禮之后，咱們再沒有这么省事的啦。

連　香　眞个的，咱們小姐这程子更仁义了。

連　庆　連兩頓飯都不用咱們伺候着，摆上飯就教咱們玩兒

去，是时候兒就教进去把家伙一收就完啦。

連　香　可就是啊，近来脾气这么好，怎么倒害起病来了哪？

連　庆　唔，据我看，她沒什么大病。

連　香　怎么？

連　庆　多一半是想婆婆家想的。

連　香　怎么見得哪？

連　庆　你想啊，他要是真有病，怎么天天兒半鍋半鍋吃飯哪！

連　香　嗐，你还提哪，这陣兒不但吃的多，她拉的还多哪。不知是什么緣故！

連　庆　这你不懂得，她是有了婆家的人了，所以心里是寬綽的。

連　香　他心里寬綽，怎么还有病呢？

連　庆　别瞎扯了。咱們告訴少夫人去，也教她寬綽寬綽。走啊！（同下）

第三十五場

〔韓翠珠上。〕

韓翠珠　（念）小姐身染病，时刻不安宁。

〔連庆、連香上。〕

連　庆
香　（念）忙將小姐事，禀与少夫人。少夫人用过飯啦？

韓翠珠　你們不在小姐跟前伺候着，跑到我这兒来干什么呀？

連　庆
香　我們給少夫人送喜信来啦。

韓翠珠　喲，送什么喜信来了？

連　庆香　您猜咱們小姐是眞病是假病啊？

韓翠珠　啃，糊塗东西們，眼見小姐臉上消瘦得那个样子，怎么倒說她不是眞病哪？

連　庆　連香讓我說！

連　香　先讓我說！

韓翠珠　别忙，你們一个說了一个說。

連　庆　告訴少夫人知道：天天早晚兩頓飯，給小姐送多少吃多少。您想啊，要是眞病，哪能够吃得了那些个东西呀！

韓翠珠　可是你們亲眼得見？

連　庆　自从过祇之后，每到吃飯时候，小姐就把我們打發出来了。

連　香　告訴少夫人知道，不但吃的多，拉的还多哪！天天我給倒馬子还不知道嗎！

韓翠珠　这个蠢丫头！哦，小姐这陣子吃得多，拉得又多，喲，这可眞是怪事呀！唔，連庆啊，你們再服侍小姐用飯时候，赶紧前来給我送信。

連　庆香　是。

韓翠珠　回来！切不可教小姐知道。去吧！

〔連庆、連香下。〕

韓翠珠　哎呀慢着！方才听丫环之言，莫非小姐房中有什么緣故了嗎？哦，不能啊！有了，待等丫环送信之时，我悄悄地到她房中看个动靜便了。正是：要知小姐心腹事，察言观色便知情。（下）

第三十六場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唱)終日里鎖双眉心头煩悶，

都只为失綉帕惹下閑情。

那徐生在此地將身来隐，

却教我何日里才得安宁。

〔連庆、連香送飯上。〕

連　庆　請小姐用飯！

苏玉蓮　你們先去，喚你們再来。

連庆 連香　那么，我們又玩兒去了。(出門介) 咱們快給少夫人送信去。走啊！(同下)

苏玉蓮　嗐，天哪！

(唱)此一时却教我無計可定，

早晚間用茶飯好不担惊。

开櫃門放他出飲食来进，

我只得退轉来隐避身形。

〔苏玉蓮下。徐廷梅出櫃介。〕

徐廷梅　咦，又要吃飯了！

(唱)自从我入府来朝夕藏隐，

一日間三茶飯倒也安宁。

老天爷怎能够將我憐憫，

脫此危我必当答报神灵。

〔徐廷梅吃飯介。韓翠珠暗上，推門而进。〕

韓翠珠　嘿，你是誰？

〔苏玉蓮上。徐廷梅惊怕，跪介。〕

韓翠珠　你先咽了这口，再說！

苏玉蓮　嫂嫂啊！

（唱）望求嫂嫂施惻隐，
　　搭救小妹命殘生！

韓翠珠　你是哪兒来的？

徐廷梅　我是四川人哪！

韓翠珠　四川人，怎么跑到我們小姐綉房里来啦？

徐廷梅　少夫人哪！

（唱）只为求名把京进，
　　誤入府內無計行。

韓翠珠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呀？

徐廷梅　啓禀少夫人：我本是个举子。

韓翠珠　什么行子？

徐廷梅　我是个举子。

韓翠珠　哦，你是个橘子啊！

徐廷梅　正是。

韓翠珠　幸亏你是橘子，要是苹果，还捂爛了呢！你是由多会进来的吧？

徐廷梅　我是从过礼那天进来的。

韓翠珠　怎么着，从过礼那天你就来了？

徐廷梅　正是。

韓翠珠　哎呀我的媽呀，这日子可就不少啦！

徐廷梅　本就不少了！

韓翠珠　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徐廷梅　我是送手帕来了。

韓翠珠　喲，你給誰送手帕来了？

徐廷梅　我与小姐送手帕来了。

韓翠珠　哦，你給小姐送手帕来了！

徐廷梅　正是。

韓翠珠　小姐的手帕，怎么会給了你了？

徐廷梅　不是小姐給我的。

韓翠珠　不是給你的，怎么会到了你手里哪？

徐廷梅　哎呀夫人哪！

（唱）只因小姐把香进，

　　無心失帕惹难星。

　　被我拾去来藏隐，

　　朝思暮想不安宁。

韓翠珠　哦是了，小姐那天上庙献旛还愿，無心失落手帕被你撿去，你就朝思暮想起来。对不对？

徐廷梅　是。

韓翠珠　好，这才是念書人的心胸哪！我且問你：是誰帶你进来的哪？

徐廷梅　自从那日小生拾帕回去，在店房之中朝夕观看，不想被店主黃婆識破……

韓翠珠　慢着。可是那穿珠花的黃婆子嗎？

徐廷梅　正是。

韓翠珠　看破了，便怎么样？

徐廷梅　是她追問情由，我却据实相告。因此黃婆定下一計，教我假扮抬龍花子模样，混进府来，才与小姐送还手帕。

韓翠珠　还了手帕，你就該出去呀！

徐廷梅　哎呀夫人哪！

（唱）还了手帕往外奔，

　　重門紧閉难以行。

韓翠珠　这等說来，是黃婆引誘你来的？

徐廷梅　正是。

韓翠珠　怪道前者她送花的时节，比往日大不相同，敢則她心里怀着这个鬼胎哪！哼，好一个千金，好一个小姐！

（唱）好一个閨中千金女，

败坏門庭辱双亲。

苏玉蓮　嫂嫂啊！

（唱）嫂嫂暂息雷霆震，

且听小妹訴詳情。

哎呀嫂嫂啊！只因無心失去手帕，不想被他拾去，反倒疑我有什么私情。故尔黃婆到来，將手帕質証于我，强賴姻亲，是我执意不允。黃婆說道：你虽無心，他却有意，只求一見，將手帕交还也就無有事了！

（唱）指望得回香罗帕，

不料將事又做差！

徐廷梅　哎呀，望求少夫人救命吧！

韓翠珠　怪不得終日家总是愁眉不展的，敢則你这兒窩着这么塊私貨哪。哈哈，想不到黃婆子这么大的胆子，你們在暗地里做的好事。你起来！

徐廷梅　多謝少夫人！

〔韓翠珠看介。徐廷梅、苏玉蓮低头介。〕

韓翠珠　哎呀且住！看此光景，大概妹子未曾失身于他，我若將他送到当官，他却有手帕为証，那时反倒不妥。我若全了大家的体面，暗暗將他釋放，又恐他出去之后，在外傳揚此事，豈不败坏我家門庭，就是我也有治家不严之罪呀！这可怎么好哪？也罢！我看徐生人品出众，相貌不俗，將来必有显达之期，倒

不如以錯就錯吧。嗐，使不得！小姐过来，我問你：从他进你房来，这些日子的工夫，你們兩人朝朝暮暮，都是怎么个样子，学給我看看！

〔徐廷梅出神介。〕

韓翠珠　嘿，我說你哪！

〔徐廷梅做神气介。〕

韓翠珠　喂，学給我看！

〔徐廷梅鑽入櫃介。〕

徐廷梅　少夫人，我們天天就是这样。（下）

韓翠珠　倒是举子，会鑽号筒。小姐你过来！（韓翠珠附耳介，苏玉蓮搖头介）眞的嗎？（苏玉蓮点头介）好，給嫂子保臉！这我可講不起，要治一經損一經，索兴成全了你們，你想好不好啊？

苏玉蓮　如此嫂嫂請上，受小妹一拜！

（唱）多蒙嫂嫂施惻隐，

胜似爹娘再造恩！

韓翠珠　你且廻避。

〔苏玉蓮下。〕

韓翠珠　院子快来！

〔院子上。〕

院　子　来了。少夫人呼喚，有何吩咐？

韓翠珠　我命你赶紧到黄婆店中，喚他前来，我有要事。快去！

院　子　遵命。（分下）

第三十七場

〔魏不飽上。〕

魏不飽　(念)是非只为多开口，煩惱皆因强出头。

俺、魏不飽。只因我們大爷跟馮喜之妻秀蘭二人私通，我与秀蘭素日不和，因此我把这件事告訴了馮喜，指望他打那老婆一頓，出出我这口悶气，也就完啦。誰知事情鬧大了，員外、安人聞知，把他們都撵出去了。兩口子一出去，連个落脚兒的地方也沒有。看他們又怪可憐的，我就把他們送到我舅母家中借房暫住。誰知他兩口子不安頓，天天打架拌嘴。我舅母昨兒个找我不依，叫我撵他搬家，是我放心不下，只得前去解劝一番便了。

(唱)这也是我生平多嘴之錯，

害得他夫妻們少吃無喝。

舅母家借房住二人暫过，

誰想到終日里吵鬧不和。

到了。舅母开門来！

魏舅母　(內白)来了！(上)

(唱)忽听得門兒外有人喚我，

开門来見甥兒再把話說。

魏不飽　舅母，您好呀？

魏舅母　魏不飽你来了。嗐，你交的好朋友！

(唱)都是你引朋友前来攪我，

平白里攪閑事惹起風波。

嗐，眞眞气煞我也！

魏不飽　您别生气。我去劝他們，叫他找房搬家，他若是不听話，立刻就把他們轟出去，决不叫您着急。您看好不好？

魏舅母　好，你快快叫他們搬出去就是。

魏不飽　馮喜在家嗎？

魏舅母　馮喜方才与他妻子又吵鬧了一回，已經出去了。

魏不飽　那么我去找他，叫他赶紧地搬出去就是了。

魏舅母　嗐，这是那里說起！

（唱）不由我皺双眉心內焦躁。（下）

魏不飽　（唱）寻馮喜快搬家免受嘮叨。（下）

第三十八場

〔苏家院子上。〕

院　子　（唱）急忙的趲程途喘吁不定，

奉主命喚黃婆不知何情。

我苏府院子便是。奉了少夫人之命，前往店中去喚黃婆，叫她即刻进府，不知为了何事。就此前往！

（唱）奉差遣我只得急忙前进，

看看的来到了黃婆店門。

来此已是。黃婆开門来！

〔黃婆上。〕

黃　婆　（念）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門心不惊。

院　子　开門来！

黃　婆　呀，这个叫門的，来得怪呀！

院　子　黃婆，在家么？

黃　婆　咦，这个声音好熟啊，倒像苏府門上那个倔老头子，他干什么来啦？別是那个事發作了吧！

院　子　快些开門来！

黃　婆　是啦，別忙。哎呀，慢着。前兒个我送花兒去，原为打听徐生的下落，少夫人把我攆出来了。今兒个又叫他来找我，是什么緣故哪？

院　子　快着些呀！

黄　婆　是啦，听見了。他若来找我，我是去好呀，还是不去好哪？

院　子　快开呀！

黄　婆　来了。是誰呀？

院　子　我是苏府上来的。

黄　婆　（吐舌介）呀，可不是他嗎！管他哪，开开門再說。喲，苏大叔来啦！

院　子　为何这样慢騰騰的呀？

黄　婆　您不知道。我昨兒熬了一夜，故此今兒起晚啦，我不梳梳头，裹裹脚嗎。有什么忙事，您这么早就来了？里头坐着。啞巴，倒茶来！

院　子　不用吃茶。随我快走！

黄　婆　什么快走啊？

院　子　少夫人叫我来喚你。快走！

黄　婆　少夫人喚我什么事呀？

院　子　不曉得。

黄　婆　哦，不曉得。可是啊，小姐不舒服，好点兒啦？

院　子　好些了！

黄　婆　喲，好点兒了，也犯不上这么嚷啊！

院　子　那有許多的話說。快走！

黄　婆　您不知道。前者我送花兒去，原要看看小姐，少夫人不叫我見，把我攆出来了。今兒个又来叫我，倒是什么事啊？

院　子　不知道。

黄　婆　啊，可是的，您临来的时候，少夫人是喜欢哪，还是有气啊？

院　子　好端端的，气从何来呀？

黃　婆　那么，想是前者拿去的花样不好，叫我去重新再收拾收拾。对不对呀？

院　子　也是有的。

黃　婆　那么，等我拿上家伙，这兒还有一对穿現成的珠花，也把它帶着，少夫人喜愛哪，就留下；不喜欢我再帶回来。

院　子　倒也使得。

黃　婆　（向內喊）啞巴关上門！

院　子　你怎么不做生意了？

黃　婆　您还不知道哪，由四月初一关到今兒个了。

院　子　却是为何？

黃　婆　我的事，你哪摸得着，反正是不賺錢不咧！

院　子　我們快些走吧！

黃　婆　走啊！

（唱）此一时好叫我心神不定，

我只得放大胆去見夫人。（同下）

第三十九場

〔秀蘭上。〕

秀　蘭　（唱）都只为勾私情兩相恩愛，

又誰知露風声惹下禍灾。

到而今后悔迟身名敗坏，

終日里受挫折打罵难挨。

奴家秀蘭。自从那日在花园里采花，被周琪芳百般纏繞，是我一时錯了主意，不該失身于他。誰知風声敗露，被我丈夫知覚，黃夜行凶，大鬧了一場。

員外、安人聞知，將我夫妻赶出門外。多亏魏不飽把我們寄居他舅母家中，暫且住下。誰想丈夫終日打罵不休，看起来何日是了？也罢，不免今晚寻个自尽便了！

(唱)恨兒夫終日里將奴挫折，
　　倒不如寻一死去見閻罗。

〔馮喜上。〕

馮　喜　(唱)恨賤人起淫心十分可惡，
　　　　　　到如今被赶逐少吃無喝。
　　　　喲，到啦。开門来！

秀　蘭　来了来了。(开門介)当家的回来啦？

馮　喜　啊！我不回来怎么着，难道叫我死在外头不成嗎？

秀　蘭　这是从哪說起呀！

馮　喜　我知道从哪兒說起呀！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今兒我也醉大發了，先不和你說，等明兒个再和你这淫妇算帳！

〔馮喜入帳介。定更。〕

秀　蘭　唉，我好苦啊！
　　　　(唱)听譙楼打罢了初更时分，
　　　　　　不由得心兒内十分慘情。

〔二更〕

秀　蘭　(唱)可恨那周琪芳良心丧尽，
　　　　　　到而今害得我性命难存。
　　　　哎呀且住！适才听我丈夫之言，实实放我不下，縱然勉强活在世間，也無滋味，不如即早一死倒也干凈。唉，周琪芳啊，周琪芳！我把你忘恩負义的賊子啊！

〔三更〕

秀　蘭　(唱)恨賊子用巧言將奴勾引，

害得我夫妻們斷絕恩情。

我死后魂灵兒必报怨恨，

到閻君殿庭下再把寃伸。(上吊介)

〔四更。馮喜醒介。〕

馮　喜　淫妇，取口水来我喝。嘿，你怎么不言語，睡着了？(出帳看介)哎呀，不好了！老太太快来！老太太快来！

魏舅母　(內白)来了！(上)

(唱)睡夢間听呼喚將我惊醒，

执灯火向前来細問分明。

半夜三更，为何这样大惊小怪？

馮　喜　老太太，不好了！您看我女人哪！

魏舅母　啊，敢是逃走了？

馮　喜　不是逃走了，您跟我来看！

〔魏舅母看介。〕

魏舅母　哎呀，不好了！

(唱)見尸体忤得我心神不定，

平空地起大禍皂白难分。

哇！我把你这万恶的强人，都是你終日打罵于她，她忍受不起，寻此短見。这这……便如何了啊！

馮　喜　老太太，您先别嚷，我有主意。

魏舅母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好主意，先去报官为是！

馮　喜　您别着急，听我告訴您：她是五岁上到我們家养活起来的。她爹媽都早死了，她娘家又沒亲戚。再者是她自寻短見，又不是誰害的她。若是报了官，您跟魏大哥，少不得都有干系，您想想！

魏舅母　依你說来，这人命关天怎么了哇？

馮　喜　依我的主意，趁此夜靜更深，無人知曉，我把她的尸首背到荒郊野外，刨个坑兒一埋，也就完了。您想好不好？

魏舅母　好便好，只是將来事犯当官，千万不要連累我們才是！

馮　喜　您只管放心，全有我一人承当。

魏舅母　好，快將尸首背了出去！

馮　喜　就此走也！

(唱)悄悄地背尸骸郊外去奔。(背尸下)

魏舅母　(唱)天保佑这禍事离却了門庭。(下)

第四十場

〔周仲書上。〕

周仲書　(引)不肖頑皮，終日里，花街游戏。

(詩)可恨逆子趋下流，

浪費金錢甚堪憂。

心血用尽將財守，

枉与兒孙做馬牛。

老夫周仲書。夫人崔氏。所生一子，爱如掌上明珠。誰知奴才終日在花街柳巷，嫖娼飲酒，不务正事。前者馮喜討帳归来，与他妻子吵鬧，問起情由，原来是我兒琪芳与馮喜之妻秀蘭私行苟且之事。是我昧着良心，將馮喜夫妻赶出門外，因此馮喜所討帳目，未能查清。今日閑暇無事，把畜生喚將出来，查清帳目，重重的教訓一番便了。啊，琪芳哪里，琪芳哪里？

周琪芳　(內白)来了！(上)

　　(唱)可嘆我守孤單衾寒枕冷，

　　　好容易覓了个美貌佳人。

　　　恨爹娘逐秀蘭心腸太狠！

周仲書　琪芳快来！

周琪芳　(唱)又听得上房內呼喚之声。

　　爹，我兒子大爷拜揖。

周仲書　畜生！

周琪芳　好心与他見礼，他倒翻兒啦！

周仲書　好畜生！我喚了你半日，你往哪里去了？

周琪芳　你呆着吧！我問你，我是誰生养的？

周仲書　你是我的兒子啊！

周琪芳　是你所生，不是別人的兒子，这話就好說啦！

周仲書　胡說！

周琪芳　我一点兒也不胡說。那不都是你慣的我嗎！既是你所生，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脾气嗎？吃飽了、喝足了，能不叫我撒撒欢兒去？溜躂乏了难道我就不困嗎？睡着了，我知道你叫我嗎！

周仲書　哪有工夫与你来說閑話？拿帳来我看！

周琪芳　拿什么帳啊？

周仲書　你命馮喜討取的帳目，拿来我看。

周琪芳　怎么，你惦記馮喜哪？

周仲書　胡說。快拿帳来我看！

周琪芳　你呆着吧。我問你，馮喜是誰攆的？

周仲書　是我攆的，便怎么样？

周琪芳　却又来！人是你攆的，怎么倒問起我来哪！

周仲書　难道不是你命馮喜去討帳的么？

周琪芳　是我叫他去討帳。他剛回来，你就把他撵了。喂，老梆子！我問你呀，倒底为什么把他撵出去？

周仲書　好畜生！你倒来問我呀？

周琪芳　我不問你，問誰呀？

周仲書　因为你这畜生与馮喜的妻子秀蘭作出苟且之事，被馮喜聞知才那般的吵鬧，怎么你倒問起我来了？

周琪芳　那是你要那么說唄！

周仲書　嗐，畜生哪！

(唱)都是你貪淫色心术不正！

周琪芳　(唱)可是你亲眼見还是耳聞？

周仲書　(唱)既無事为何有头巾为証？

周琪芳　(唱)不相瞞我二人早有私情。

周仲書　早有私情！嗐！你这奴才，真真气死我也！

周琪芳　你先别生气。我問你，既給我定下亲事，可又不張罗着娶过来，是什么緣故呀？

周仲書　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苏家小姐身染重病，因此不能迎娶。

周琪芳　哦，她病啦。她要是死了，难道叫我打一輩子光棍不成？

周仲書　信口胡言。真真豈有此理！

周琪芳　嗐，我好晦气也！

(唱)恨爹媽耽誤我青春年少，

因此上私通个美貌嬌嬈。

周仲書　畜生哪！

(唱)駡一声小奴才不学正道，

我看你到將来怎生开交！

嗐，真真气死我也！(吹鬚介)

周琪芳　瞧你气的这个样兒，一鼓一鼓的，倒像个蛤蟆。幸亏为了馮喜这点小事兒，要是一件大事管保把肚子气成兩半兒啦！

周仲書　我把你無有廉耻的畜生，做出这样勾当，还說是小事！

周琪芳　我問你，馮喜与你有亲？

周仲書　無亲。

周琪芳　那么，你与他有故？

周仲書　胡說。哪个与他有什么亲故啊！

周琪芳　却又来！跟他旣無亲故，我和他女人有好，你就气的这个样兒，这我要是跟你女人……

周仲書　好奴才！（打介）

（唱）听此言不由我心中暴跳，

恨不能打死你命赴陰曹！

〔周夫人上。〕

周夫人　（唱）忽听得中堂上人声吵鬧，

急忙地向前来細問根苗。

啊，員外，为何發此大怒？

周仲書　哎呀安人哪！

（唱）說起来眞令人心中焦躁，

周夫人　（唱）問員外因何故怒气冲霄？

周仲書　（唱）小奴才行不端胡言乱道，

周琪芳　（唱）誰听你老梆子絮絮叨叨。

周夫人　員外，到底为了何事？

周仲書　安人有所不知，只因問他命馮喜討取帳目之事，他竟自支吾，不將帳目拿来我看还則罢了；反倒胡言乱語，与我吵鬧。安人閃开，待我打死这个奴才！

〔周夫人攔擋介。〕

周仲書　嗐，气煞我也！

周夫人　員外暫請息怒，想你我夫妻年过半百，只生一个孩兒，看在妾身的分上，饒恕于他吧！

（唱）琪芳兒性頑劣不听訓教，

从今后且由他莫把心操。

周仲書　（唱）气得我眼發迷心头乱跳，

霎时間我腹內疼痛难熬。

周夫人　員外請到后面歇息去吧。

周仲書　眞眞气死我也！

周夫人　啊，員外看仔細。嗐，我看你这寃家如何得了哇！（扶周仲書下）

周琪芳　这是怎么說的！無緣無故地把我叫了来，又是打、又是駡，折磨了我一个透。嗐，我好寃枉啊！呵……

〔周琪芳哭，魏不飽暗上。〕

魏不飽　大爷，您为什么这么乐呀？

周琪芳　得啦，人家这兒哭哪！

魏不飽　好好兒的爹媽又沒死，哭什么呀？

周琪芳　爹媽要是死了，我倒不哭啦！

魏不飽　那么，是为什么？

周琪芳　你还問我哪！馮喜是怎么出去的？

魏不飽　馮喜呀，因为他女人也不知跟那个坏种忘八蛋勾搭上啦，馮喜知道了，要捉奸，因此員外把他們轟出去了。

周琪芳　嘟，嘟，嘟！好你个魏不飽哇，我風言風語的听見說还是你給使的坏哪！对不对？

魏不飽　哎，他是这么說呀……

周琪芳　哪么說呀？

魏不飽　要教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的大爷呀！

周琪芳　这如今我也不追究那个了。我来問你：他們兩口子出去之后，这些日子，住在哪兒了，你可知道下落？

魏不飽　唔，那个，咱們知道！

周琪芳　老魏，你既知道，就快快告訴我！

魏不飽　您听我說，自从員外撵他們出去，兩口子無处安身，是我把他們送在我舅母家中暫且借住……

周琪芳　旣如此，你把我帶了去看看秀蘭兒！

魏不飽　慢着，我底下还有話哪！

周琪芳　那么，快說！

魏不飽　馮喜出去之后，因为少吃無喝，把他女人終日打駡……

周琪芳　哎喲，可疼死我了！

魏不飽　您先別疼，我还沒說完哪！

周琪芳　你倒是快說呀！

魏不飽　那秀蘭受气不过，您猜她怎么样了哪？

周琪芳　怎么样了？

魏不飽　她吊死了！

周琪芳　怎么着？

魏不飽　吊死了！

周琪芳　哎呀不好了！

（唱）听一言不由我珠泪滚滚，

　　从今后再不能重見佳人。

〔丫环上。〕

丫　环　大爷不好了！

周琪芳　又是什么事？

丫　环　員外方才进去，口吐鮮血，昏迷过去。安人十分着急，叫大爷赶紧派人，快把楊先生請来，好給員外看病！

周琪芳　是了，我知道了。

〔丫环下。〕

周琪芳　哎老魏呀，秀蘭的尸首埋在哪兒了？你告訴我，我好給她上坟燒紙去。

魏不飽　呸！你亲爹病得这么沉重，你不惦記着；倒惦記給秀蘭上坟！

周琪芳　你不知道我的脾气，我这就叫“重色輕爹”。

魏不飽　得啦。快叫人請大夫去吧！

周琪芳　那么，叫蒼头！

魏不飽　蒼头快来！

〔院子上。〕

院　子　忽听一声喚，忙步到堂前。大爷呼喚，有何吩咐？

周琪芳　老魏呀，我这陣懶得說話，你告訴他！

魏不飽　来，我告訴你：方才員外口吐鮮血，昏迷过去，快去請楊大夫来給員外調治。快去！

院　子　曉得了。（下）

周琪芳　秀蘭，我的宝貝呀！

（唱）嘆情人一旦間为我丧命，

只哭得心兒內昏昏沉沉。（哭介）

魏不飽　大爷，这是哭誰哪？

〔周琪芳又哭介。〕

魏不飽　大爷这哭，我知道了。方才您听說員外病重，所以这么伤心。对不对？

周琪芳　不是喲，我这兒哭秀蘭哪！

魏不飽　与其那么着，心里尽管想着秀蘭，拿这分眼泪，到員外跟前哭去，又算你尽了孝心，豈不是公私兩便嗎！

周琪芳　好主意。你眞罵苦了我了！秀蘭，我的乖乖呀！

〔周琪芳、魏不飽同下。〕

第四十一場

〔韓翠珠上。〕

韓翠珠　（唱）家門不幸是非生，

閨閣受害女釵裙。

虽然万般皆由命，

治家須防外来人。

我韓翠珠。只因妹子玉蓮，前者上庙献旛还願，無心失落綉帕一方，被人撿去。誰知拾帕之人，就在黃婆店中居住。不想那可惡的賤人，当时来到我府，暗在小姐房中，私行引誘。也是小姐一时糊塗，誤中她的詭計，約定过礼之期，却將那人假扮抬礼花子模样，混进府来，暗与小姐相会。他指望送还手帕即刻回去，不料重門紧閉，那人無路可出。小姐当时情急無奈，將那人隐藏櫃中。活該事逢其巧，偏偏兒的被我識破。追問底里根由，才知是黃婆子勾串。因此命家院喚她到来，理論一番便了。

（唱）等候黃婆来到此，

再与賤人論是非。

〔院子、黃婆同上。〕

院　子　（念）即忙来复命，

黃　婆　　　稟見少夫人。

院　子　啓少夫人：黄婆喚到。

韓翠珠　你且廻避。

院　子　是。（下）

黄　婆　少夫人在上，我婆子有礼啦。

韓翠珠　不消！

黄　婆　少夫人喚我婆子到来，有何吩咐？

韓翠珠　只因你前者拿来的那个花兒，穿的不好，小姐也不喜爱，故此今日喚你来，重新再檢点檢点。

黄　婆　我說一定是为穿花兒的事不是！昨兒个我在家里又穿了一对，您看看好不好啊？

韓翠珠　好。拿到小姐房中去請小姐看看！

黄　婆　是。

韓翠珠　回来！小姐看了若是中意哪，就給她留下；若不中意，即早拿回来稟我知道。去吧！

黄　婆　曉得了。（出門、吐舌介）哎呀，我的媽呀，今兒个可要見小姐面兒啦！（下）

韓翠珠　看这賤人已去，我不免暗地跟随于她便了。

（唱）此去追問眞情事，

再設良謀救釵裙。（下）

第四十二場

〔連香、連庆引苏玉蓮上。〕

苏玉蓮　（唱）黄婆一去無踪影，

終日愁悶無計行。

〔黄婆上。〕

黄　婆　（唱）欲覓徐生何处隐，

訪問小姐便知情。

小姐在屋里呀？

〔韓翠珠暗上。〕

連庆香 是誰呀？喲，黃婆来了！

黃　婆 来了。小姐在屋里哪？

連庆香 在屋里哪。

韓翠珠 丫头呀，你們都到那院里玩兒去，喚你們再来！

連庆香 是。（下）

〔韓翠珠不語。〕

黃　婆 喲，我看小姐这病，管保好点兒了吧！

韓翠珠 啊！

〔黃婆与韓翠珠对看，扯原場，韓翠珠归大边。〕

韓翠珠 唔，你来了，小姐这病可就要好了！

黃　婆 喲，少夫人这是哪兒的話呀，我又不是大夫，怎么我来了，小姐就要好了哪？这不成了笑話了嗎！

韓翠珠 沒工夫說閑話兒，你先把花兒拿出来看看！

黃　婆 是。（遞花介）

韓翠珠 妹子，你看这对花兒，是她拿来的，前者那对也是她拿来的。看看好不好啊？

〔苏玉蓮点头介。〕

韓翠珠 黃婆你这花兒，小姐很爱，你給我收在櫃子里去！

〔苏玉蓮暗下。〕

黃　婆 这算个什么，交給我啦。

〔黃婆开櫃介。〕

徐廷梅 咪兒！

黃　婆 哎呀，我的爹！你敢則在这兒哪！

韓翠珠　唔，他早就在这兒哪！

〔黃婆、徐廷梅同跪介。〕

黃　婆　哎呀，少夫人救命啊！

(唱)夫人在上容我禀：

　　因他拾帕起禍根。

徐廷梅　夫人哪！

(唱)小生何能把府进，

　　都是黃婆巧計行。

少夫人救命吧！

黃　婆　少夫人救命呀！

韓翠珠　呆着罢！你推他，他推你，你們兩个人都叫我救命，小姐这条命，到底叫誰救啊！

徐廷梅　哎呀，少夫人，事到如今，也不必說了！

韓翠珠　你眞是个念書人，自己你就放了自己了！

徐廷梅　非也。夫人若不想条妙計，我的性命休矣！

(唱)望求夫人施惻隐，

　　快定良謀放殘生。

黃　婆　好勁兒！你得了安身之处，就不管我們了！你敢是花胡哨的兒子——自顧自呀！

韓翠珠　啶！

(唱)駡声賤婢太欺心，

　　引誘閨閣女鈫裙。

　　送到当官把罪問，

　　王法条条不容情。

好个大胆的黃婆。你时常来到我府，因你是个女流之輩，并且往日間看你行动，倒有些忠厚正直的意思，故而由你出入自便，幷無阻擋。你不該借事生

端，私行引誘千金小姐，暗地勾串外姓男子，乱我門庭。你这个东西，該当何罪！

（唱）我家待你恩情重，

不該暗起害人心。

借事生端来勾引，

此事应当怎样行？

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主意哪？

黃 婆 喲，我的少夫人，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我哪兒还有什么主意呀！

韓翠珠 哦，这会兒你倒沒有主意了，往里勾引人的时候，你怎么出那么好的主意来着？

黃 婆 您别净往我一个人身上推呀！俗話兒說："一个巴掌拍不响"难道小姐和他，一点兒不是都沒有嗎？

徐廷梅 住了！自从那日我拾帕回去，不想被你看破情由，才招出这場大禍。如今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終日藏在櫃里，好似甕中之鱉，腌腌臢臢。到了这步地位，我倒有了不是了！哎呀，天哪！想我徐廷梅好不寃枉啊！

黃 婆 咦，他倒喊起寃来了！

徐廷梅 （唱）都是你用詭計將我勾引，

害的我藏在此不像人形！

黃 婆 （唱）皆因你哀求我要把府进，

到如今說什么寃枉屈情。

徐廷梅 住了！难道不是你定計教我改扮来的么？

黃 婆 哎，是你跪在地下央求我，才教你裝扮来的！

徐廷梅 还是你叫我来的！

黃 婆 是你自己央求的！

韓翠珠　呆着罢！你們倆人較爭会子，难道这件事就算完了不成嗎？

〔徐廷梅、黄婆連連叩首介。〕

徐廷梅
黄　婆　少夫人救命吧！

韓翠珠　得啦。不用尽自磕头了。有話起来說！

徐廷梅
黄　婆　多謝少夫人。

韓翠珠　黄婆，你把这件事的底細，細細兒的說給我听，稍有半句虛言，你自己可估量点兒。說吧！

黄　婆　是。我說。

徐廷梅　你就快快的說来。說完了么，好放我出去！

黄　婆　放你呀，大概还得候候兒吧！

徐廷梅　嗐，豈不把我悶坏了哇！

韓翠珠　你先在那兒蹲蹲兒。讓他說！

徐廷梅　是。

黄　婆　少夫人若問来踪去路，待我細細兒的說給您听。

韓翠珠　說吧！

黄　婆　是。只因四月初一日，他往娘娘庙求签，遇見小姐也去献旛还願。誰知小姐失落手帕一方，被他撿去。回到店中，立刻把来的人夫都打發走了。从此剩他一个人兒，茶也不思，飯也不想，終日坐在屋里不是發呆，就是嗐声嘆气。我看他的光景，必有緣故。是我那日晚間，候人靜之时，到他窗外窺探他的行藏，敢則他一个人在屋里，拿着塊手帕子，自言自語，行哭又笑，犹如中邪一般。当时我就闖进房去，追問情由，才知是因为小姐的罗帕懨懨成病，我想他年輕輕的一个人兒出外，箱籠又沉重，倘若死

在我店里，知道的呢，是他害相思病而亡；不知道的，必說是我圖財害命。少夫人請想，这人命关天的，我担得起嗎！

韓翠珠　哦，你担不起，就該把他弄到我們的櫃子里来嗎？

徐廷梅　唔，連我也想不到住在櫃里呀！

韓翠珠　少說話！

徐廷梅　是。

韓翠珠　后来便怎么样哪？

黃　婆　是我問他意欲何为，他說，若能見小姐一面，病愈即刻起程。我想見一面兒他就走了，小姐的手帕也就得回来了。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因此我来面見小姐說明此事，小姐無奈，只得依从。是我定下一計，到过禮那天，教他裝作抬禮花子，混进府来。指望他送还手帕，即刻出去，人不知、鬼不覺地也就完了。我当是一件好事啊，誰知他进来了可就出不去了！

（唱）指望一举兩有益，

　　事已至此悔不及！

韓翠珠　呀！

（唱）底里情由問詳細，

　　再与黃婆說端的。

黃婆，我問你，那天到夜晚不見他回去，你也該来打听打听才是啊！

黃　婆　喲，我的少夫人，我怎么不打听啊！我那天送花兒来原为見着小姐，打听徐生下落，誰知您不容我相見。說小姐身体不爽，先不見外人。这話可是有的？

韓翠珠　不錯，是有的。便怎么样？

黄　婆　那天从这兒回去，我就东一头，西一趟，把我腿都跑細啦，也訪不着他的下落。誰知这个小爹兒一个人跑到这兒歇着来啦！

（唱）終日各处去寻覓，

誰知他在此得安逸。

韓翠珠　呀！

（唱）听他說出眞情事，

进退兩难費躊躕。

哎呀且住！听黄婆这番言語，倒是一派眞情实話。

黄　婆　我不敢撒謊。

韓翠珠　我想这件事情可也眞怪呀，小姐失去手帕，怎么偏偏兒就被他撿去了哪！

黄　婆　这也是天意呀。我的少夫人！

韓翠珠　莫非小姐終身大事，应該落在他的身上？不然怎么这么巧哪！

黄　婆　您可說哪！

韓翠珠　看起来，这也是他們前生造下一段姻緣，我若不成全他們兩人，此事倘若傳揚出去，豈不玷辱了老爷的声名。再者小姐的名节也是要紧的事！这，这，这便如何处治哪？唔，我自有道理。徐廷梅！嘿，徐廷梅你醒醒兒！

黄　婆　你倒不擇席呀，这么热鬧的局面你会睡着了！

徐廷梅　啊，啊！少夫人有何吩咐？

韓翠珠　我看你隐藏在此，也是你無計奈何呀！

徐廷梅　着啊，少夫人这句話，是最有陰功的喲！

黄　婆　啊，我的爹！鬧到这个分上，你还有什么心腸撰文

哪！

韓翠珠　徐廷梅，我設法成全了你們，你意下如何哪？

徐廷梅
黃　婆　多謝少夫人开恩。

韓翠珠　小姐的名节可是要紧的，若托在你的身上，你担得起嗎？

黃　婆　婆子担得起！

韓翠珠　你可有肝胆？

黃　婆　有肝胆！

韓翠珠　好。附耳上来！

〔黃婆、韓翠珠耳語，黃点头介。〕

黃　婆　是，是，是！

韓翠珠　千万做的要严密。去吧！

黃　婆　是，交給我啦！（下）

韓翠珠　你还得进去哪！

徐廷梅　他已去了，又要把我收起来！哎呀，夫人哪！几时放我出去呀？

韓翠珠　横竪有日放你，快进去吧！

徐廷梅　嗐，又要入櫃了哇！

韓翠珠　进去吧！

〔徐廷梅入櫃下。〕

韓翠珠　小姐哪里？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哎呀嫂嫂啊！快快想个法兒，放他出去才是！

韓翠珠　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心煩。为嫂自有妙計，成全此事。妹子千万保住貞节要紧！

（唱）只要貞节你保定，

將来出头好为人。

〔苏玉蓮、韓翠珠下。〕

第四十三場

〔楊医、院子同上。〕

院　子　（唱）只因員外身染病，

楊　医　（唱）急忙前去看分明。

院　子　到了。

楊　医　里头言語声兒！

院　子　先生請少站。有請大爷！

〔周琪芳上。〕

周琪芳　但願爹早死，諸事方称心。什么事？

院　子　楊先生請到。

周琪芳　請哪！

院　子　有請楊先生！

楊　医　来了。大爷在上，我这兒有礼了。

周琪芳　先生請坐。

楊　医　有坐。

周琪芳　蒼头，你且廻避！

院　子　是。（下）

楊　医　才听蒼头說，員外偶染貴恙，待我来調治調治，管保手到病除！

周琪芳　嗐！

楊　医　大爷不必心煩，有年紀的人了，無妨立个方兒，吃兩剂葯就好了。

周琪芳　告訴你說，他这个病难好！

楊　医　怎么見得难好啊？

周琪芳　他的气又粗，火又盛，难好难好！

楊　医　哦，那么你把病源告訴我听听。

周琪芳　哪兒呀？因为一件不要紧的事，跟我吵了一回嘴，他就气病了！

楊　医　为什么吵嘴呀？

周琪芳　难道你还不知員外的脾气嗎？处处要儉省，样样要嗇刻，我是好吃、好喝、好玩、好乐，大方惯了，所以老不对他勁兒，因此跟我吵了一回，他就气病了！

楊　医　这么說起来，員外是生生的嗇刻病了的？

周琪芳　可不是么！

楊　医　他这外号叫做“想不开”！这么大的家当，有俩錢兒，不叫大爷乐，可叫誰乐呢？他眞糊塗透了！

周琪芳　簡直我告訴你吧，有他就是數余兒！

楊　医　敢則員外要是死了，大爷無拘管了，是个足乐兒。

周琪芳　敢則好，他老不死嚒！

楊　医　要叫他死不値什么，那容易得很！

周琪芳　你能叫他死嚒？

楊　医　哎，我不能叫他死。总是大爷叫他死；他才能死哪！

周琪芳　那么使得。就算我叫他死，你有什么方法哪？

楊　医　方法兒倒有，可就是不能白叫他死，只要大爷舍得花銀子，那就成了。

周琪芳　那么你要多少銀子哪？

楊　医　也不和你多要，你就給預备三千兩銀子！

周琪芳　哎，忒多，忒多！

楊　医　哎呀，你不知道啊，眼下治死爹的行市大的很哪！

周琪芳　行市虽大，咱們有交情呀。我也不少給，給你五百兩，你看怎么样？

楊　医　忒少，治不着！

周琪芳　我給你一千还少嗎？

楊　医　唔，这就是多一半看交情！

周琪芳　就这么办吧！

楊　医　那么，拿銀子来！

周琪芳　只要我爹一死，立刻就兌銀子。

楊　医　如今的事，时时有变。等你爹一蹰腿，你就不認帳了，难道我还告你去不成？虽然不能都給了也得先付一半！

周琪芳　使得。我就先付一半。

楊　医　你就拿銀子来！

周琪芳　别忙，等我給你取去便了。

（唱）但願爹爹早丧命，

家財到手任意行。（下）

楊　医　哈哈！肯花一千兩銀子，治死他爸爸，这才是个"孝子"哪！哎呀慢着！我要將他爹用毒葯治死，終究事犯当官，那可不是玩兒的！唔，有了：我先把銀子誆到手里，再逼他写張欠字，然后我好好兒的开个方子，把員外治好，再和他要那五百兩。他若不依，我就憑这張欠字兒，和他爹要銀子。他爹若知此事，不但如数給我，巧嘍，还要額外厚謝我哪！唔，就是这个主意。

〔周琪芳上。〕

周琪芳　楊先生，銀子給你取来了。这是市秤足色紋銀五百兩。里头并沒有京化松江錠。淨等治死我爹之后，再付那一半。

楊　医　别忙！这不是三餑餑兩棗兒的事情，你得先立張欠

字給我拿着才成哪！

周琪芳　你瞧我饒先給他銀子，他倒跟我要欠字兒！

楊　医　你不立字兒，我如何叫他死啊？

周琪芳　哎，楊先生，可得准能治死啊？

楊　医　唔，这可不是跟你嗙啊，憑我这个学業，往好了治虽不能；要往死里治，那是手到功成！

周琪芳　我不会写，怎么办哪？

楊　医　找个人代笔呀！

周琪芳　找誰写呢？喂，楊先生，就煩你替我写写吧！

楊　医　我就替你写。

周琪芳　这兒有現成的紙笔墨硯，你就写起活来！

楊　医　待我写来！

(唱)只求害得父丧命，

　　紋銀五百俱付淸。

写完了。

周琪芳　你念給我听听。

楊　医　你听着：立字人周琪芳。因本身之父，秉性嗇刻，貪亲財黑，今拜恳楊先生，情願將己身之父，用毒治死，以圖任意快乐，無人管轄。言明謝礼銀一千兩。其銀笔下先付一半，所欠五百兩，候父死后一幷付淸。如有亲族人等爭論，俱有周琪芳一面承管。恐后無憑，立此害父之約存照。年月日周琪芳立。听明白了？

周琪芳　好，你眞是干这个的！

楊　医　画押吧！

周琪芳　我不会画押，来个十字兒吧！

楊　医　待我收起来。你同我到里头去呀！

周琪芳　干什么呀？

楊　医　給員外看病去呀！

周琪芳　哎，那就不必啦。你就开个毒方子，交給我就完了！

楊　医　那可使不得，拿去一抓葯，就犯了事了！

周琪芳　那么依你怎么办哪？

楊　医　依我，照旧給員外开个好方兒，去鋪子里抓葯，晚晌我把毒葯拿来，假做引子，一幷煎服，包管了事。

周琪芳　如此很好。你就請吧！

楊　医　还有件事，我求你。

周琪芳　什么事？

楊　医　这銀子忒沉，我拿不动，你得借給我一匹牲口才好。

周琪芳　什么借不借的，簡直我給你一匹就完了！

楊　医　那么，我謝謝大爷！

周琪芳　罢了。正是：今晚我爹服下葯，

楊　医　管保一命見閻罗。

〔周琪芳、楊医分下。〕

第四十四場

〔黃婆拿包袱包尸骨上。〕

黃　婆　謹領夫人命，依計巧安排。我黃婆。奉少夫人之命，寻覓妇人尸骨，幷硫磺焰硝之物，也不知少夫人作何使用。且喜所要之物，俱已备妥，就此悄悄地送进府去便了。正是：但願天垂佑，灾禍早脫消。（下）

第四十五場

〔院子、楊医同上。〕

院　子　速請医生到，

楊　医　又把病来瞧。

院　子　先生請少待。

楊　医　請便。

院　子　有請員外！

〔周仲書上。〕

周仲書　何事？

院　子　楊先生請到。

周仲書　有請。

院　子　是。有請楊先生！

楊　医　来了。員外在上，学生有礼。

周仲書　先生少礼。請坐。

楊　医　告坐。員外的貴恙，可大好了？

周仲書　多亏先生妙葯，我病將好，不料小兒忽然遍体生瘡，請先生到来，与他調治調治。

楊　医　如此，請大爷出来一看便知分曉。

周仲書　丫环把大爷攙扶出来！

〔丫环扶周琪芳上。〕

周琪芳　使心用計，反害自身。哎喲，哎喲，痛死我也！

楊　医　大爷，前天我来的时候，你还好好的呢，怎么忽然得了这么个坏病呀？

周琪芳　你瞧，渾身都爛了，脖子也腫了，你快快給我治，治好了必重重的謝候你！

楊　医　别忙，我来瞧瞧。喲呵！这是陰症啊！員外，他这个周身的惡瘡，总得慢慢發散才可。脖子上这个坏包，管保手到病除。可是一样，銀子少了，我可不治。

周仲書　不知先生要多少銀子？

楊　医　唔，这是个人命相关的症候，总得一千兩銀子。

周仲書　哎呀，太多，太多！

楊　医　太多呀？不瞞員外說，这还是一半兒看交情，要是别人，一千兩我还不治呢！

周仲書　我謝你一百兩如何？

楊　医　一百兩？那还不够我配葯的哪！

周仲書　二百兩可以治了？

楊　医　不行，不行。

周仲書　就是三百，可眞不少了！

楊　医　哎，不够本，不够本！

周琪芳　你瞧，人家病的这个样兒，他还鋸着箍节打算盤呢！我劝你冲着兒子大爷的分上，多花点兒吧！

周仲書　也罢。我就把你五百兩銀子，是再也不能多添的了！

周琪芳　嘿，楊先生，这可就碰上那个数兒了！

楊　医　既是大爷这么說，看在交情分上，五百兩就五百兩吧。拿銀子来！

周仲書　哎，病还未治，哪有先要銀子的道理呀？

周琪芳　喲，你不知道楊先生的規矩，向来他总是先要銀子的！

楊　医　告訴員外說，这五百銀子，可就管治脖子上那个坏包，若論身上的陰瘡，咱們还得重新商量！

周琪芳　哎喲，不用說啦，快給他盤銀子去吧！

周仲書　唉，事已至此，也說不得了，只要我兒病好就是。蒼头！

院　子　有。

周仲書　你到后面，与安人要五百兩銀子出来，好与大爷治病。

院　子　是。（下）

周仲書　不知先生是怎样的治法？

楊　医　我这兒有兩样家伙，您先瞧瞧！

周仲書　啊！要此槌鑿何用？

楊　医　員外不知，他这个疙瘩太大，家伙小了不合适。拿这个把他劈开，往外放放邪气，就好了。

周仲書　如此的治法，不知他的性命可有妨碍呀？

楊　医　員外，您好聖明哪，我們医家治的是病，治不了命。人死与不死，我管不着。横竪这个疙瘩管保平了！

周仲書　如此，你就治来！

楊　医　待我治来。

〔楊医劈瘡介，周琪芳嚷介，放气完。〕

楊　医　員外請看，疙瘩立刻癟了！

周仲書　果然立見功效！

楊　医　快把大爷扶进去。着了風，可不是玩兒的！

周仲書　丫环快把大爷扶进去！

〔丫环扶周琪芳下。院子上。〕

院　子　員外，銀子取来了。

周仲書　交与楊先生收下。

楊　医　交給我啦。員外，大爷渾身陰瘡毒气太盛，您务必留神才好！

周仲書　我曉得。蒼头送先生出去。

〔院子送楊医出門。周仲書下。〕

楊　医　哈哈，眞是时气来了，城牆也擋不住。临要死的人

了，又闹他五百两。正是：

财找人实实容易，

人找财难上加难。（下）

第四十六場

〔韓翠珠上。〕

韓翠珠　（唱）心中思虑多憂悶，

成全小姐和徐生。

姻緣本是前生定，

万般由命不由人。

我、韓翠珠。只因玉蓮小姐之事，被我識破，徹底根究这段隐情，才知小姐未曾失身。我只得費尽心机，周全此事。也曾命黃婆去到郊外，寻覓妇人尸骨并硫磺焰硝等物，怎么还不見她到来！

〔黃婆上。〕

黃　婆　物件都齐备，不知怎施为。少夫人我来啦。

韓翠珠　你进来的时候，可有人看見你沒有？

黃　婆　我从后門溜进来的，沒人看見。

韓翠珠　好。我命你办理应用的东西，可都齐备了嗎？

黃　婆　都齐备了。

韓翠珠　放下吧！

黃　婆　請示少夫人，要这尸骨与硫磺焰硝何用啊？

韓翠珠　不用你管。待等今晚三更时分，預备車兒一輛，你在后門上等着，临时我自有道理。

黃　婆　都交給我了。您还有什么吩咐？

韓翠珠　嗐，黃婆呀！

（唱）他二人虽久处行为端正，

到后来身荣显改换門庭。

小姐的名与节要你保定，

倘若是有差錯难以为人。

黃　婆　少夫人尽管放心，一到我店，我即刻打發他上京赶考，断無差池。

韓翠珠　如此很好。去吧！

黃　婆　是，我走啦。（下）

韓翠珠　看黃婆已去，我不免將家下人等，用言語支开，也好在暗中作事。家人們走上！

〔院子引众家人上。〕

众家人　堂上一呼，阶下百諾。少夫人呼喚，有何吩咐？

韓翠珠　喚你們上来，不为别事。自从小姐染病之后，这一向你們都辛苦了。今晚不必値夜，俱各早早歇息，明日听候領賞。下去吧！

众家人　多謝少夫人。（下）

韓翠珠　看众家人等已去歇息，我不免到小姐房中，安排一番。正是：但願此事無人曉，保全宦門女多姣。

〔携包袱下。〕

第四十七場

〔二更。韓翠珠携包袱上。〕

韓翠珠　（唱）袖內机关安排定，

移花接木巧計行。

小姐哪里？

〔苏玉蓮上。〕

苏玉蓮　来了。只为疑难事，时刻担怕惊。嫂嫂来了！

韓翠珠　妹子，我为成全你二人之事，已都安排停妥了。

苏玉莲　啊，嫂嫂，这是何物？

韓翠珠　此乃妇人尸骨并硫磺焰硝等物，少时放你二人，从后門逃走，外边自有黃婆接应。

苏玉蓮　嫂嫂如此大恩，何时得报！

韓翠珠　嗐，妹子，为嫂今施此計，無非是为遮掩外人耳目，成全你的名节，可就顧不了二老思念之苦。你我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得相見，但願你此去黃婆店中，务要保重身体，千万不可憂煩。將来自有出头之日啊！

（唱）只为你保名节暫把身隐，

　　实难顧痛坏了二老双亲。

苏玉蓮　哎呀嫂嫂啊！我豈不知双亲痛念于我，怎奈事在危急，也就說不得了。只是小妹去后，二老爹娘全仗嫂嫂經心侍奉。請上受我一拜！

（唱）蒙嫂嫂施惻隐救我性命，

　　早晚間受勤劳侍奉双亲。

韓翠珠　妹子附耳上来！

〔韓翠珠、苏玉蓮耳語介，苏玉蓮下。〕

〔三更。韓翠珠开櫃介。〕

韓翠珠　我的爹，你該出来了！

徐廷梅　原来是少……

韓翠珠　禁声！

徐廷梅　是。

〔苏玉蓮拿包袱上。〕

苏玉蓮　嫂嫂，我收拾齐备了。

韓翠珠　随我来！

〔四更。黃婆、啞巴推車暗上。韓翠珠引徐廷梅、苏玉蓮开門，拍掌

介。〕

韓翠珠　黃婆，小姐的名节可交給你了。去吧！

黃　婆　少夫人放心吧！

〔苏玉蓮上車，与徐廷梅、黃婆、啞巴同下。〕

韓翠珠　哎呀，天哪！幸喜合宅人等俱各安睡，待我到小姐房中，放起火来。

〔五更。韓翠珠“挖門”。放火介。牌子。〕

韓翠珠　哎呀！可了不得了！家人們快来！

〔苏文昶、苏夫人、众院子同上。〕

韓翠珠　小姐房中失火了，你們快救小姐要紧！

〔众人搶救介。鷄鳴介。〕

众院子　啓太老爷、太夫人：小姐已被火焚，只剩一堆骨殖在此！

〔苏文昶、苏夫人哭介。〕

苏文昶
苏夫人　哎呀兒啊！

苏文昶　（唱）見骨殖不由我珠泪滚滚，

苏夫人　（唱）可憐她窈窕女今被火焚。

苏文昶
苏夫人　（唱）夫妻們只哭得咽喉气尽，我的兒啊！

韓翠珠　（唱）劝公婆且莫要过分伤神。
看天色已明。家院过来！

院　子　在。

韓翠珠　我命你赶紧到周宅报信，就說昨夜三更时分，小姐綉房忽遭回祿之灾，小姐已被火焚，报与周宅知道。快去！

院　子　遵命。（下）

苏文昶
苏夫人　哎呀兒啊！

韓翠珠　奉劝二位老人家，且免悲痛。此天降之灾，人力豈能挽回？幸喜别处房屋不曾燒毁，暂且料理小姐的后事要紧。

苏文昶
苏夫人　哎呀我那苦命的兒啊！

〔苏文昶、苏夫人、韓翠珠率众同下。〕

第四十八場

〔"水底魚"周宅院子上。〕

周院子　老汉周宅蒼头便是。今因我家大爷，生瘡爛死，奉了員外之命，前往苏府报丧。就此走走。

〔苏宅院子"水底魚"上，將周宅院子碰倒介。〕

周院子　你瞧有往人身上走的嗎？

苏院子　你为何撞我呀？

周院子　喲呵！敢則是你呀？

苏院子　啊，我打量是誰，原来是你呀！你这样慌慌張張，是要往哪里去啊？

周院子　因为我們大爷，生了一身陰瘡，昨晚三更时分，活活兒爛死。奉了員外之命，到你們那兒报丧。你这么早，忙忙叨叨地上哪兒去呀？

苏院子　因为我家小姐，昨晚三更，被火焚身亡。也是奉命往你們那里报丧去。

周院子　咦，哪兒有这么巧的事！如此你报你的，我报我的。

苏院子　言之有理。請哪！（分下）

第四十九場

〔徐廷梅上。〕

徐廷梅　(唱)前番做事太不正，
　　　　誤入深閨遇难星，
　　　　幸喜云霧已散淨，
　　　　脫离灾危才安宁。
　　小生徐廷梅。自入苏府，被少夫人識破，追問根由，是我据实相告，多蒙少夫人开恩，將我与小姐一同釋放，命黃婆帶回店来，不知是何緣故。莫非少夫人有意把小姐許配与我？哎！我想小姐已經許与周家，为何又將她釋放出来？此事叫我好难解也！
　　(唱)細想此事难猜定，
　　　　叫我时时悶在心。

〔黃婆上。〕

黃　婆　(唱)急忙前来报喜信，
　　　　亲事活該巧凑成。
　　相公在哪兒哪？
徐廷梅　啊！干娘慌慌張張，从何处而来？
黃　婆　我从苏府回来。
徐廷梅　可曾見过少夫人？
黃　婆　哪兒呀！我將一到府門口，就听見里头鬧鬧哄哄的，說昨兒个夜里，小姐綉房失火，小姐已被火焚。
徐廷梅　哪有此事！
黃　婆　我正在那兒發呆，这工夫老院子从里头走出来，問我作什么来了，我說来看看小姐，他說小姐呀，叫火燒死了。我就在門口假哭了一場，我說小姐眼看要出門子，如今死了，也該給周家送个信兒去呀。活該你的造化来了！
徐廷梅　啊！怎么我的造化来了哇？

黄　婆　别忙，听我告訴你：敢則周公子長了一身陰瘡，就在昨兒夜里，活活的爛死了。我听見这个話兒，赶紧回来給你送信。你說这个事兒巧不巧哪！

徐廷梅　如此快請小姐出来，說明此事，也好完全花燭。

黄　婆　你那是胡說八道！少夫人临放你的时候，怎么对我說来着？小姐的名节，可是要紧的。是我滿口应承，全在我的身上。这个話难道你沒听見嗎？

徐廷梅　如此說来，便怎么样呢？

黄　婆　依我的主意，明春乃是大比之年，你就收拾行李多帶盤費，叫啞巴跟你上京求名。若能得中回来，小姐这件亲事，全有我一面承管；若是不中呀，大料这件事情，可有点兒难哪！

徐廷梅　啊干娘，我此去么，是定然得中的了。就請小姐出来，見我一面，我就即刻起程。

黄　婆　干什么时时刻刻总惦記着要見小姐呀？俗語說的好：金簪兒掉在井里，有你的自是有你的。别發昏了，赶紧收拾行李走道兒吧！

〔黄婆推徐廷梅下。〕

黄　婆　啞巴！

〔啞巴上。〕

黄　婆　你赶紧地給他备馬去！

啞　巴　啊吧啊吧。

黄　婆　快去吧！

〔啞巴下。徐廷梅上。〕

徐廷梅　干娘我已收拾齐备了。

黄　婆　很好。你就起身罢。啞巴，快拉馬来！

〔啞巴拉馬上。〕

徐廷梅　干娘請上，孩兒就此拜別了。

黃　婆　回来再給你道喜。

徐廷梅　(唱)拜別干娘把京进，

此去定要取功名。

但願衣錦还乡井，(上馬介)

共偕連理把亲成。

〔徐廷梅、啞巴下。〕

黃　婆　(唱)催促徐生把京进，，

再与小姐說分明。

有請小姐！

苏玉蓮　(內白)来了！(上)

(唱)忽听黃婆一声請，

出得房来問詳情。

黃婆喚我何事？

黃　婆　不瞞小姐說，我今兒个一早到了府上，探听消息去了。听門上人說，昨兒夜里綉房失火，小姐已被火焚，我就假哭一場。又听見說，周公子長了一身陰瘡，也是昨兒夜里死的。因此我赶紧回来，打發徐生上京求取功名，特来稟与小姐知道。

苏玉蓮　如此說来，我那年迈双亲，豈不痛坏了！哎呀，爹娘啊！

(唱)想爹娘今已到桑榆暮景，

怎受得思女兒这般伤情，

平空地生此禍有家难奔，喂呀爹娘啊！

何日里才能够安慰双亲。(哭介)

黃　婆　奉劝小姐，不必如此悲痛。想太老爷、太夫人自有少夫人經心侍奉，料也無妨。我必时常到府中探問，

終有相見之期。况周琪芳已死，这才是天从人願。再者我受少夫人所托，保全小姐名节，候徐生得中回来，小姐的終身大事，全在我婆子身上。

（唱）小姐請把心放稳，

莫要終日痛伤情。

但願徐生早得中，

骨肉团圓把亲成。

〔黃婆、苏玉蓮同下。〕

第五十場

〔韓翠珠上。〕

韓翠珠 （引）袖內机关無人曉，反累着，双亲悲悼。

（詩）公婆时刻泪不干，

暗中难坏女嬋娟。

双亲面前常解劝，

滿腹心事不敢言。

我、韓翠珠。只因玉蓮小姐与徐廷梅这段隐情，被我識破，据我看那徐生，人品出众，相貌不凡，断乎不能久困于人下。因此我費尽心机，定下火焚之計，暗自放他二人从后門逃走，暂时避居在黃婆店中。看起来这也是他二人前生造下一段因果。哎呀天哪！但願徐生早日显达，也不枉我一番苦心，活該事逢湊巧，周琪芳一病身亡，从此与周家割断了姻戚。这且不言。只是二老双亲不知底里根由，終日哭哭啼啼，思念小姐，怎奈这段隐情，我又不能說破。事到如今，毫無別法，只好去到公婆面前解劝一番便了。正是：二老不知其中意，解劝双亲

免悲啼。（下）

第五十一場

〔苏文袒、苏夫人同上。〕

苏文袒
苏夫人　哎呀兒啊！

苏文袒　（唱）嘆嬌兒一旦間性命丧了，

苏夫人　（唱）不由我夫妻們珠泪嚎啕。

苏文袒　（唱）总是我为官有損德之报，

苏夫人　（唱）連累了窈窕女被火焚燒。

苏文袒
苏夫人　哎呀兒啊！（哭介）

〔韓翠珠上。〕

韓翠珠　公婆万福。

苏文袒
苏夫人　罢了。嗐，兒啊！

韓翠珠　看看二位又哭起来了。奉劝二位老人家，千万保重身体，且免伤怀。俗語說：人死不能复生。縱然哭会子，也無济于事。我想太老爷和太夫人这样年紀了，倘若憂思成病，叫媳妇如何担当得起！
（唱）劝公婆免伤慘莫过悲悼，
且不必終日里珠泪嚎啕，
这也是小姐的前生命造，
有媳妇早晚間侍奉年高。

苏文袒
苏夫人　話虽如此，只是叫我二老如何放得下呀！

韓翠珠　女兒虽沒了，还有您那兒子，可愁什么哪！

苏文袒
苏夫人　虽然有你丈夫．他現在京內为官，何能朝夕相守，

焉得不教我二老伤怀！

韓翠珠　这有何难，待媳妇修書一封，派人赶紧到京，叫您那兒子即早告假回来，給二位老人家消煩解悶如何？

苏文昶
苏夫人　唷，兒啊！

韓翠珠　想人之寿夭，乃一定之数，小姐既死，哭也枉然。再者有那么大的一个做官的兒子，难道还不如个女孩兒嗎！二位老人家不用难受了，媳妇在后面备下酒筵，請公婆开怀暢飲。

苏文昶
苏夫人　叫我二老怎生撇得下呀！

苏文昶　（唱）眼睜睜玉蓮兒性命丧了，

苏夫人　（唱）辜負我年迈人养育恩劳。

苏文昶
苏夫人　（唱）眼望着黃泉路伤心泪掉，我的兒啊！

韓翠珠　（唱）怎能够重聚首同慰年高！

苏文昶
苏夫人　哎呀兒啊！

韓翠珠　得啦，别哭啦！后面飲酒去吧。

〔苏文昶、苏夫人同哭介，韓翠珠劝下。〕

第五十二場

〔苏旭上。〕

苏　旭　（引）奉命选賢才，定魁元，佳士齐来。

（詩）苦讀寒窗十載余，

胸罗錦綉滿珠璣。

一举成名聞天下，

平步青云吐虹霓。

〔院子暗上。〕

下官苏旭。官居吏部尚書之职，奉聖命点为今科主考。昨日接得家报，不幸家中頓遭回祿之灾，吾妹玉蓮被火焚而亡。一聞此信，十分伤感。本欲請假还乡，奈聖命在身，难以啓奏。且等考試完畢再作道理。来！

院　子　有。

苏　旭　打道科場！

院　子　打道科場！

〔原場挖門，归坐。房官上。〕

房　官　奉命入科場，秉公取眞才。来此已是，待我击点。

〔堂候官上。〕

堂候官　什么人？

房　官　文卷已齐，煩劳傳进。

堂候官　随我来！

房　官　啓大人：卷紙呈上。（交卷介）

苏　旭　你等退下。

房　官
堂候官　是。（房官下）

苏　旭　看此卷錦綉珠璣，眞乃奇才也。（牌子）来！

堂候官　有。

苏　旭　吩咐开門！

堂候官　开門！

〔牌子，众举子（徐廷梅在內）上。〕

众举子　参見老大人！

苏　旭　众位举子，文章本院已見，果然奇才。今当面試，以对取元。

众举子　請老大人出題。
苏　旭　天字号举子应对！
徐廷梅　願聞。
苏　旭　高岡古松，胜似龙头望月。
徐廷梅　对就。园中嫩笋，摆开鳳尾朝天。
苏　旭　好。龙虎日观榜！
徐廷梅　謝大人。（下）
苏　旭　地字号举子应对！
地举子　願聞。
苏　旭　門上將軍，兩足何曾落地。
地举子　对就。壁間宰相，單手执笏朝天。
苏　旭　好，静候观榜！
地举子　謝大人。（下）
苏　旭　玄字号举子应对！
玄举子　願聞。
苏　旭　扇面画龙龙戏水，扇动龙舞。
玄举子　对就。鞋头綉鳳鳳銜花，鞋行鳳飞。
苏　旭　好。静候观榜！
玄举子　謝大人。（下）
苏　旭　黄字号举子应对！
黄举子　請老大人馬棚里伸腿！
苏　旭　此話怎講？
黄举子　請你老出蹄。
苏　旭　听对：鷺鷥河边戏銀魚，魚白，水白，鳥又白，白，白，白。
黄举子　有了。敬德西山去挖煤，煤黑，窰黑，人也黑，黑，黑，黑。

苏　旭　啊！为何有許多的黑字？

黃举子　老大人白字也不少！

苏　旭　今科不中！

黃举子　下科再来！

苏　旭　赶出去！

黃举子　（出門介）哎，会試題名啊！（下）

苏　旭　面試已畢。掩門！

〔苏旭、堂候官等同下。〕

第五十三場

〔苏旭、徐廷梅、孙贇、李序上。〕

苏　旭　（念）朝鼓咚咚月墜西，

徐廷梅　　　文武百官整朝衣。

孙　贇　　　專候凈鞭三下响，

李　序　　　揚塵舞蹈拜丹墀。

苏　旭　列位大人請了！

徐、孙、李、　請了！

苏　旭　今当早朝，在此伺候。

〔內响三下。〕

徐、孙、李、　凈鞭三响，聖駕升殿也！

〔牌子。四小太监、兩大太监上，站檔。〕

太　监　朝参！

徐、苏、孙、李、　臣等見駕，吾皇万岁！

値　殿　（內白）平身！

徐、苏、孙、李、　万万岁！

值　殿　(內白)聖上有旨，文武百官俱齐，有本早奏，無事退班哪！

苏　旭　臣吏部尚書苏旭，有本啓奏。

值　殿　(內白)奏来！

苏　旭　容奏！

〔牌子。〕

值　殿　(內白)聖旨下，跪听宣讀！

苏　旭　万岁！

值　殿　(內白)皇帝詔曰：今有吏部尚書苏旭所奏，因双亲年老染病在床，聖上念卿父子为官清正，着賞假半載，准其回家省亲，假满来京供职。望詔謝恩哪！

苏　旭　万万岁！聖主鴻慈降恩命，奉旨归家去省亲。(下)

徐廷梅　臣、新科狀元徐廷梅，有本啓奏！

值　殿　(內白)奏来！

徐廷梅　容奏！

〔牌子。〕

值　殿　(內白)聖旨下，跪听宣讀！

徐廷梅　万万岁！

值　殿　(內白)皇帝詔曰：新科狀元徐廷梅所奏，因椿萱早丧，現有义母在堂，已定姻亲尙未婚配，准予賞假百日，回家祭祖完婚，外賜黃金千兩，彩緞百端，衣錦还乡，馳驛前往，以显朝廷尊賢之意。望詔謝恩哪！

徐廷梅　万万岁！

值　殿　(內白)退班哪！

〔牌子。散朝，众分下。〕

第五十四場

〔众随从、四牢子、院子、苏旭上。〕

苏　旭　（唱）归心似箭朝前往，

　　　　　　　曉行夜宿轉还乡。

　　　　下官苏旭。只因双亲有恙，是我乞假还乡，在父母膝前稍尽人子之道。路上行来，非只一日，恨不能一时得到家中。左右！

众随从　有。

苏　旭　离家还有多少路程？

众随从　四十余里。

苏　旭　如此，快快趱行！

　　　　（唱）只因父母身有恙，

　　　　　　　牽腸挂肚奔家乡。（同下）

第五十五場

〔四青袍、哑巴、院子引徐廷梅上。〕

徐廷梅　（唱）衣錦还乡多欢暢，

　　　　　　　一路之上好風光。

　　　　下官徐廷梅。蒙聖恩点为狀元。今賜黃金彩緞，奉旨回家祭祖完婚。衣錦还乡，好不僥幸也！

　　　　（唱）一朝得志姓名香，

　　　　　　　平步青云喜气揚。

　　　　　　　蟾宮折桂民瞻仰，

　　　　　　　洞房花燭配鸞凰。（同下）

第五十六場

〔黃婆上。〕

黃　婆　（唱）人逢喜事精神爽，

　　　　　　　徐生得中狀元郎。

我、黄婆。昨兒个报录的前来报喜，想不到徐生得中狀元。这才是天从人願，非常之喜，也不枉我与少夫人費了一番心思。当时我就拿了报單給小姐看，指望叫她喜欢喜欢。誰知她竟自不瞅不睬，不知她是什么意思。不免請她出来問个明白。有請小姐！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唱）独坐店中心煩悶，

　　　　一片心事向誰云。

黄婆有何話說？

黄　婆　小姐，昨兒个我拿了徐生得中的报單給小姐看，小姐竟自不睬。当初少夫人亲口把小姐名节托在我的身上，直到如今，保全得眞是妥妥当当。現在周公子已死，小姐的終身当配徐生。他中了狀元，眼看就要回来了，也該成全花燭之礼，你总悶悶不乐的，是什么主意哪？莫非你要做正宮娘娘不成嗎！

苏玉蓮　啫，黄婆呀！

（唱）奴本是千金女廉耻未丧，

　　　　婚姻事却叫我难以主張。

黄　婆　小姐，凡事总要出于本心才好，你不說話，难道叫我做主不成嗎？

苏玉蓮　黄婆，話虽如此，可叫我怎么說呀！啫，不要向我論短道長！

黄　婆　非是我要論短道長，小姐的終身大事，难道就罢了不成？

苏玉蓮　你怎么絮絮叨叨的呀！

黄　婆　小姐，当初少夫人放你二人出来之时，是我一面承当，彼时来到店里，我就立逼徐生上京赶考去了，

如今得中回来，必然是奉旨完婚，这样的喜事，小姐悶悶不語，是何緣故啊？

苏玉蓮　黃婆呀！

（唱）此事兒怎能够自言自講，

　　須听我父和母嫂嫂的主張。

〔院子、啞巴同上。〕

院　子　老爷登金榜，衣錦轉回乡。来此已是。

啞　巴　啊吧啊吧。

黃　婆　喲，我的兒你可回来了！

院　子　太夫人在上，院子叩头。

黃　婆　罢了，罢了。狀元老爷到了嗎？

院　子　頃刻就到。

黃　婆　如此，小姐暫請廻避。

〔苏玉蓮下。〕

黃　婆　啞巴，你先陪着院子喝茶去！

〔啞巴領院子下。〕

內　白　狀元到府！

黃　婆　請啊！

〔牌子。四青袍引徐廷梅上。青袍下。〕

徐廷梅　母亲請上，受孩兒大禮參拜。

黃　婆　罢啦，我的狀元老爷！

徐廷梅　（念）兒今僥幸沐恩荣。

黃　婆　　　是你祖上有陰功。

徐廷梅　　　乞恩归省君王詔。

黃　婆　　　富貴荣华換門庭。

狀元老爷請坐，看茶来！

〔啞巴捧茶上，献介。〕

徐廷梅　母亲請茶！

黃　婆　狀元老爷請吧！

〔啞巴接杯介。〕

徐廷梅　啊母亲，孩兒請得柴封官誥，望母亲笑納。

黃　婆　啊，阿弥陀佛！

徐廷梅　啊母亲，孩兒奉旨完婚，蒙聖恩賞賜黃金千兩，彩緞百端，衣錦还乡。請小姐出来，受了官誥，选擇吉期，完全花燭之礼。不知母亲意下如何？

黃　婆　狀元老爷不必心急，这件事我得到苏府上請示請示少夫人，当如何办理。回来再定章程，也还不迟。

徐廷梅　母亲言得極是。

〔院子上。〕

院　子　啓禀老爷：今有苏老师回府，請老爷前往拜謁。

徐廷梅　如此，吩咐外廂伺候！

院　子　是。外廂伺候了！

〔青袍上。〕

徐廷梅　啊，母亲，孩兒去往苏府拜謁老师，即刻就回。

黃　婆　狀元老爷請。

徐廷梅　帶馬！

(唱)听得老师回府往，

　　即忙前去拜門牆。

〔四青袍、院子、徐廷梅下。〕

黃　婆　小姐快来！

〔苏玉蓮上。〕

苏玉蓮　黃婆何事？

黃　婆　小姐，你看这鳳冠霞帔，他說要擇日完婚，我說此事別忙，等我去到苏府請少夫人示下，然后再为定

夺。

苏玉蓮　他便怎么說？

黃　婆　他剛剛应允，这时有人来报，說苏老师回府，他就慌慌張張，騎了馬拜老师去了。

苏玉蓮　这苏老师是哪个？

黃　婆　我知道苏老师是誰呀，想咱們这兒除了尊府上姓苏，并沒有第二家呀！

苏玉蓮　莫非是我哥哥回来了？因何又是狀元的老师？此事好悶人也！

黃　婆　这有何难！我赶紧叫人前去打听消息便了。

(唱)此事令人心發悶，

　　探听消息便知情。

〔苏玉蓮、黃婆同下。〕

第五十七場

〔苏旭、韓翠珠同上。〕

苏　旭　(念)不幸胞妹身早丧，

韓翠珠　　嘆家中頓遭禍殃。

苏　旭　夫人請坐。

韓翠珠　老爷請坐。

苏　旭　啊，夫人，想我父子在朝为官，并無伤德之处，为何家內頓遭回祿，小妹竟被火焚。好不凄慘人也！

韓翠珠　相公且免愁煩。我想妹子豈能复生，这也是她前生造定，命該如此。相公就該打起精神，解劝二位老人家才是。

苏　旭　話虽如此，只是兄妹之情，一时怎能割舍！

韓翠珠　可是的，前者我派人寄去家信一封，原为催促相公

即早回来，为何迟至如今才得到家哪？

苏　旭　夫人有所不知。今乃大比之年，下官奉聖命点为主考。等待三場完畢，才得乞假还乡，所以来迟。

韓翠珠　哦，原来如此。喂，可是啊，請問相公，今科的狀元姓甚名誰，是何方人氏哪？

苏　旭　新科狀元，姓徐名廷梅，四川人氏。

韓翠珠　怎么着。四川的徐廷梅？哈哈，这可是活該，姓徐的会中了狀元了。阿弥陀佛！

〔院子上。〕

院　子　有事忙通报，無事不乱言。啓老爷：今有新科狀元徐老爷来拜。

韓翠珠　喲，徐廷梅来啦！

〔韓翠珠笑拍苏旭帽介。〕

苏　旭　啊，夫人你要怎么样啊？

韓翠珠　我呀，不嘚兒怎么样。（笑下）

苏　旭　有請！

院　子　是。有請狀元老爷！（下）

〔吹打。徐廷梅上。〕

徐廷梅　一举成名身荣幸，謹叩金門拜师尊。恩师請上，待門生参拜。

苏　旭　不敢，只行常礼吧！

徐廷梅　（念）叩謁金門恕倉皇，

苏　旭　　　未曾恭賀狀元郎。

徐廷梅　　　寒儒僥幸登金榜，

苏　旭　　　文章錦綉姓名香。

来，看坐！

徐廷梅　老师在此，門生不敢坐！

苏　旭　有話叙談，焉有不坐之理！

徐廷梅　如此，門生告坐。

苏　旭　請坐。

徐廷梅　門生拜謁来迟，望恩师恕罪。

苏　旭　豈敢。賢契奉旨完婚，祖居四川，为何来到此地？

徐廷梅　老师容禀！

〔韓翠珠暗上，窃听介。〕

(唱)不幸椿萱俱丧命，

特地到此来投亲。

苏　旭　旣是椿萱早丧，此处有何亲故？

徐廷梅　此处有一义母，她待門生呵！

(唱)当年在此染重病，

多蒙相待如亲生。

苏　旭　原来如此。不知令义母姓甚名誰是何許人也？

徐廷梅　这……

苏　旭　啊，賢契，为何欲言而又止啊？

徐廷梅　喏，恩师啊！

(唱)無業貧民居乡井，

寡居黃氏苦伶仃。

〔韓翠珠嗽介。〕

苏　旭　賢契請少坐。

徐廷梅　老师請便。

〔苏旭出門介。〕

苏　旭　啊，夫人到此何事？

韓翠珠　我在这兒听你們說話兒哪。

苏　旭　有外客在此談話，夫人听他作甚？

韓翠珠　我听，自然有我的事情。

苏　旭　我們师生叙談，与你什么相干哪？

韓翠珠　与我什么相干哪？唔，眼前就有一件大喜的事情，可就是不对你說。你去問問他，既是奉旨前来完婚，定下这位夫人是誰家之女？給我問去！

苏　旭　是。

韓翠珠　去！

苏　旭　啊。

韓翠珠　去！

苏　旭　咋！

〔苏旭进門介。〕

苏　旭　啊，賢契請坐。

徐廷梅　有坐。

苏　旭　請問賢契：既是奉旨完婚，不知尊夫人是誰家之女？請道其詳！

徐廷梅　这……这門亲事原是門生义母所定，乃是苏門之女。

苏　旭　哦，原来如此。

〔韓翠珠嗽介。〕

苏　旭　啊，狀元請少坐。

徐廷梅　請便。

〔苏旭出門介。〕

苏　旭　啊夫人，又做什么呀？

韓翠珠　听他方才說，定下的夫人乃是苏門之女，你問他住在什么地方？問去！

苏　旭　是。当問的！

〔苏旭进門介。〕

苏　旭　啊，狀元請坐。

徐廷梅　有坐。

苏　旭　啊賢契，尊夫人既是苏門之女，不知住在何处？

徐廷梅　实不相瞒，就在本处居住，故而到此完婚。

苏　旭　原来如此。

〔韓翠珠又嗽介。〕

苏　旭　賢契再請少坐。

徐廷梅　請便。

〔苏旭出門介。〕

苏　旭　夫人又做什么呀？

韓翠珠　我想此地就是咱們一家姓苏，并無第二。你去向他說我要請狀元夫人来談談心，看他是何言答对。

苏　旭　这如何使得！

韓翠珠　这就使不得啦！只許你們門生来拜老师，就不許我作师母的看看門生媳妇兒嗎？

苏　旭　哎，豈有此理呀！

韓翠珠　倘若我們叙出同族来，豈不又套出一門子好亲戚来嗎！

苏　旭　此事叫我好生不得明白！

韓翠珠　你不明白呀？横竪有叫你明白的时候！

苏　旭　啊，这是什么話呀！

韓翠珠　去吧！

苏　旭　是。

韓翠珠　去！

苏　旭　咋！

〔苏旭进門介。〕

苏　旭　賢契請坐。

徐廷梅　有坐。

苏　旭　方才听狀元說尊夫人乃本地人氏，但此处只有我家

姓苏，并無第二，不知令正府上，住在哪里？

徐廷梅　現在义母处居住。

苏　旭　既然如此，适才賤內傳出話来，意欲請尊夫人到舍下一叙，料無推辞的了！

徐廷梅　只是拙荆尙未婚配，如何就好拜府？此事断难从命！

苏　旭　这个……

〔韓翠珠嗽介。〕

苏　旭　告便。

徐廷梅　請便。

〔苏旭出門介。〕

苏　旭　夫人怎么还在这里呀？

韓翠珠　你讓徐狀元暫在書房小飲，千万别放他走了，少时可就叫你明白了。去吧！

〔韓翠珠下。苏旭进門介。〕

苏　旭　啊賢契，有慢了！

徐廷梅　豈敢！門生告辞。

苏　旭　且慢。請到書房小飲几杯。

徐廷梅　如何就要叨扰！

苏　旭　我还有話叙談。

徐廷梅　是。暫到書齋去，

苏　旭　話內叙根由。

〔苏旭、徐廷梅同下。〕

第五十八場

〔韓翠珠笑上。〕

韓翠珠　撥云重見月，光輝又复明。想不到徐生得中头名狀元，这才是天从人願。但小姐还在黃婆店中，我今

瞞着大众，悄悄兒地接小姐进府骨肉团圓，說明此事，再与他們成其花燭，也不枉我用这一番苦心。家院，丫头們快来！

〔院子、連庆、連香同上。〕

院　子
連　庆　忽听一声喚，迈步到跟前。少夫人呼喚，有何吩咐？
連　香

韓翠珠　院子，我命你速备大轎一乘，帶着丫环們，去到黃婆店中，务必把狀元夫人請来。她若不肯来，丫头們尽管把她簇拥着上了轎，她就来了。去吧！

院　子
連　庆　是。（下）
連　香

韓翠珠　苏德快来！

〔苏德上。〕

苏　德　来了。少夫人呼喚，有何吩咐？

韓翠珠　我命你帶着小轎一乘，把黃婆赶快接来，就說太夫人請。

苏　德　遵命。

韓翠珠　回来！

苏　德　在。

韓翠珠　你此去可別叫他黃婆啦！

苏　德　叫她什么？

韓翠珠　如今要称他为黃太夫人了。去吧！

苏　德　是。（下）

韓翠珠　正是：姻緣哪怕隔千里，月老一綫早穿成。（下）

第五十九場

〔黃婆上。〕

黃　婆　打听苏府事，回报小姐知。有請小姐！

〔苏玉蓮上。〕

苏玉蓮　忽听一声請，上前問分明。媽媽何事？

黃　婆　小姐，我將才打听了，敢則狀元的老师呀，就是尊府少老爷，听說少时还要来請小姐哪！

苏玉蓮　旣是我家，就不該叫他前去！

黃　婆　我哪兒知道哪！快到里边去吧，看有人来！

院　子　（內白）走啊！

〔苏玉蓮下。院子、連香、連庆、轎子同上。〕

院　子　奉命差遣，概不由己。来此已是。随我进来！啊，黃婆哪里？

黃　婆　是哪位？喲，敢則是老管家来啦，呵，姑娘們也来啦？

連香、連庆　来了。你好哇？

黃　婆　好啊。老管家到此何事哪？

院　子　奉少夫人之命，来請狀元夫人过府一叙。

連庆、連香　狀元夫人在哪屋里哪？咱們見見去！

黃　婆　現在西院上房。

連庆、連香　那么，咱們快进去，請狀元夫人上轎。走啊！

〔連庆等下，拉苏玉蓮上。"牌子"上轎，同下。黃婆溜下。〕

第六十場

〔黃婆上。〕

黃　婆　啞巴，啞巴！小姐哪？

〔啞巴上。〕

啞　巴　啊吧，啊吧。

黃　婆　小姐哪？

啞　巴　啊吧，啊吧！

黃　婆　我問你小姐哪兒去了！

啞　巴　叫他們搶去了！

黃　婆　啞巴都急得說了話嘍！

苏　德　（內白）走啊！（拂衣袖上）

奉了夫人命，来請黃太君。来此已是。啊，黃太夫人！

黃　婆　喲呵，我的老爷子！今兒个怎么这样称呼起来啦？

苏　德　奉了少夫人之命，特請黃太夫人过府一叙！

黃　婆　少夫人叫我呀？

苏　德　是。快快搭轎上来！

〔轎子上。黃婆换衣介，上轎，同下。〕

第六十一場

〔苏夫人上，韓翠珠随后上。〕

苏夫人　（念）不幸女兒亡故早，时刻思想珠泪抛。

韓翠珠　婆婆万福。

苏夫人　罢了。一旁坐下！

韓翠珠　告坐。

內　白　狀元夫人到！

韓翠珠　有請！太夫人迎接迎接。

〔牌子。連庆、連香、苏玉蓮上，下轎介。苏夫人、韓翠珠、苏玉蓮暗拭泪介。〕

韓翠珠　这就是狀元夫人。（同坐介）

苏夫人　不知狀元夫人駕到，有失远迎，望乞恕罪！

韓翠珠　請狀元夫人入席再叙吧。来，看酒啊！

〔牌子。定席入座介。〕

苏夫人　狀元夫人請！

〔牌子〕

韓翠珠　哈哈，好个大胆的千金小姐，还不快下来認你的亲娘嗎！

〔苏玉蓮下座，跪哭介。〕

苏玉蓮　哎呀，兒的娘啊！

苏夫人　啊，媳妇！这是何人？

韓翠珠　这就是玉蓮小姐！

苏夫人　你就是玉蓮？

苏玉蓮　兒是玉蓮。

苏夫人　玉蓮！

苏玉蓮　母亲！

苏夫人　女兒！

苏玉蓮　娘亲！

苏夫人
苏玉蓮　哎呀，我的亲兒
娘啊！

苏夫人　（唱）只說火焚丧了命，

誰知枯木又逢春。

苏玉蓮　亲娘啊！

（唱）久离膝下把身隐，

連累爹娘痛伤情。

今日母女重相認，我的娘啊！

骨肉团圓謝神灵。

〔院子上。〕

院　子　启少夫人：太老爷、少老爷在書房陪客，忽听后堂

啼哭，叫老奴前来問明回話。

韓翠珠　院子，你就去請太老爷、少老爷，到后堂来說話。

院　子　是。（下）

苏夫人　哎呀兒啊，一向你在何处存身？可哭坏为娘了！

苏玉蓮　母亲，請問嫂嫂，便知明白。

〔苏文袒、苏旭同上。〕

苏文袒
苏　旭　啊，这是何人哪？

韓翠珠　这就是咱們玉蓮小姐！

苏文袒
苏　旭　哎呀，我的亲兒/賢妹呀！

（唱）只說父女/兄妹們不能見，

　　誰想今日又团圓。

〔院子上。〕

院　子　啓少夫人：黃太夫人到！

韓翠珠　有請！

院　子　有請！

韓翠珠　小姐請迴避。

苏玉蓮　是。（下）

〔牌子。黃婆上，众迎接进門介。〕

韓翠珠　黃太夫人駕到，有失远迎，多有得罪。

黃　婆　少夫人尽管撒开得罪，不要紧！

苏文袒
苏夫人
苏　旭　此位是誰？

韓翠珠　这就是狀元的义母黃太夫人，待我引見引見。这是太老爷、太夫人、少老爷。

〔徐廷梅暗上。〕

徐廷梅　啊母亲，你做什么来了？

黄　婆　我也不知什么事，把我撥弄来了。

韓翠珠　請狀元老爷書房待茶。

徐廷梅　是，是。（下）

韓翠珠　黄太夫人請坐吧。

黄　婆　您坐着。請示少夫人，拿轎子把我裝了来，有何話說？

韓翠珠　这个，黄太夫人！

黄　婆　豈敢。我的少夫人！

韓翠珠　我想徐狀元与我們小姐这段婚姻，非同小可！

黄　婆　啨，可眞是不比寻常，亏了少夫人費这番心思，才有今日。

韓翠珠　趁着今天我家太老爷、太夫人与少老爷俱都在此，你把徐生与我們小姐这段隐情，从头至尾細細地說一遍，我們大家洗耳恭听。

黄　婆　是。这件事情，总得我說，不然大家也明白不了。

韓翠珠　請說吧！

黄　婆　那么太老爷、太夫人、少老爷在上，听我实言相告。

苏文昶
苏夫人　請講！
苏　旭

黄　婆　这个大話不是吹的，泰山不是壘的。我呢，是个寡妇，因家寒自幼穿珠花为業，就在本处开了一座客店。由去年三月底，徐相公住在我店里。因他中途失去从人，我教他到娘娘庙求支签問問那人的生死。誰知那天小姐也去献旛还愿，小姐無心失落綉帕一方，被徐生撿去。徐生撿帕回去，就把跟来的騾夫

全都打發去了。从此剩下他一个人，茶也不思，飯也不想，終日坐在屋里，不是發呆，就是嘆气。我看他的光景，必有緣故。故此那日晚間　等人靜之时，我悄悄地到他窗下窺探他的行藏。敢則他一个人在屋里，拿着塊絹帕，自言自語，行哭又笑，瘋不瘋傻不傻，就如同中了邪一般。当时我就闖进房去，追問情由，才知是因为思念小姐，懨懨成病。我想他年輕輕的一个人出外，箱籠又沉重，倘若他病出个好歹来，知道的呢是他因病而亡；不知道的，必說是我开店的圖財害命，你們請想，这人命关天我担得起嗎？我就再三相劝，問他何意。他也說的好，只求見小姐一面，送还手帕，此病可好，即便起程。我想見一面嚒，他的病也好了，小姐的手帕也得回来了，豈不是兩全其美的事情。因此我到府中暗与小姐說明，小姐無奈只得应允。約定过礼之期，教徐生裝作抬礼花子模样，混进府来。只望他交还手帕即刻回去，人不知鬼不覺地这件事兒也就完啦。誰知他进来之后，天色已晚，重門紧閉，他可就出不去了！

韓翠珠　也是小姐当时情急無奈，將徐生隐藏櫃中，事逢湊巧，被我識破。追問根由，才知是黃太夫人的引誘！

黃　婆　哎呀，我的少夫人，这引誘二字我可担不起呀，若說是我出的主意，那还使得！

韓翠珠　后来便怎么样？請講吧！

黃　婆　自被少夫人識破，是我苦苦哀求，多蒙少夫人念及小姐未曾失节，徐生也未曾敗德，少夫人就把小姐

的名节托在我的身上，才定下"火焚"之計，放他二人逃走。我們当时回到店中，是我立逼徐生上京求名。如今他功名成就，衣錦还乡，与小姐挣来了鳳冠霞帔。这才是天賜的一段良緣。我的話也說完了。

〔牌子〕

太老爷、太夫人該讓他們夫妻团圓了吧！

韓翠珠　慢着。既是狀元老爷挣来的鳳冠霞帔，为何不給小姐穿戴起来哪？

黃　婆　喲，我的少夫人！您聰明一世，懞懂一时。太老爷、太夫人都还沒見哪，就給小姐穿戴上，哪是她的名？哪是她的节呀？我的少夫人！

苏　旭　着哇！听他这番議論，眞正是可圈哪，可圈！

韓翠珠　得了，不用圈啦。事到如今，你可明白了？

苏　旭　明白是明白了，但只是下官不在家中，怎么鬧出这許多事故来了！

韓翠珠　唔，你要是再不回来呀，咱們这个家我可当不了嘍！

苏夫人　啊老爷，想女兒与狀元这段婚姻，眞个是天賜良緣也！

〔牌子〕

黃　婆　請示太老爷、太夫人：几时与他們二位完成花燭之礼哪！

苏文昶　也罢。看今日就是吉日良辰，正好与他夫妻成其合卺之礼。来！

院　子　有。

苏文昶　喚儐相！

院　子　是。儐相，贊礼上来！

〔儐相上，贊礼介。牌子。徐廷梅、苏玉蓮双上，拜堂介。〕

苏文昶　来，后堂摆宴，大家恭賀同飲！

〔尾声。同下。〕

統一書号：10071·140

定　价：(7) 0.40元